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第一二七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Dec. 2011



● 2011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Tomas Tranströmer* 詩選

● 辛亥革命100週年紀念

● 21世紀中國彝族現代詩23家（上）

● 東南亞10國華文詩人專輯



顧問：

紀 弦 (三藩市)
非 馬 (芝加哥)
秀 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 州)
葉維廉 (加 州)
楊 牧 (台 灣)
張 錯 (洛杉磯)
羅 青 (台 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 文
遠 方

名譽編委：

何啟良 (聖荷西)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 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杜風人 (紐 約)
陳耀祖 (越 南)
蔡克霖 (南 京)
塞 遙 (紐 約)
朱彥潤 (加 州)
資中華 (廣 東)
謝 勳 (三藩市)
王克難 (爾 灣)
林明理 (高 雄)
伊 尹 (洛杉磯)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創作

臧 棣 只有最真實重要的東西才會留下叢書/
每個毛孔叢書 4
王克難 你能懷疑它不是為你開放? / 回收 / 玫瑰星
河 / 哼吟的空氣 / 榮譽荊薊 / 番紅花之後 4
向 明 包裝紙 / 說一不二 5
遠 方 倫敦街頭印象 5
韓永恆 愛的箴言 5
謝 勳 印下一道凹痕 5
嚴 力 從何時算起 6
桑 克 冬天的早班飛機 6
雷 默 獻詩 6
半 瞧 詩人之死 7
北 塔 夏威夷 7
謝振煜 漂 / 主與我 7
陳銘華 辟穀有術 / 霧 8
西 楠 向遠方 / 舞步飛旋 8
陳葆珍 人生 8
包 苞 庚寅三月十九日, 在蘭州遇沙塵暴 8
達 文 紅塵外 / 相思地 / 為什麼還要寫詩 9
冬 夢 未題的日與夜 9
俞昌雄 可疑的事物 / 早餐 9
杜風人 門 10
心 水 明星 10
屈明鵬 牆上有一個跳著舞的月亮 10
林明理 在山丘的彼方 / 風河 11
銀 髮 逃馬 11
劍 熔 澳門的街 11
木 也 長河 / 苦李子和青桃子 11
林忠成 雷擊 / 生存 / 橫衝直撞的少女 12
柳青青 十一種死法 12
魏鵬展 熱鬧中的寧靜 12
馮 冬 十月一日 13
余問耕 生死三題 13

李國七	琢磨與做夢	13
林小東	三孔之痛	24
夏野	雁如行	25
冰花	秋風	25
施漢威	夜思	25
依雯	幾個十年	25
謝青	帶怒的雨	26
于中	她答她的	26
蔡可風	龍之殤	26
彭國全	晨月／異鄉人	26
輕鳴	一片空白的喧寂／吐煙圈的女人／ 巡視長城的那隻綿羊	27
譚健生	讀柳宗元〈江雪〉	27
杜文輝	秘密 七首	27

辛亥革命 100 週年紀念

蕭敏	國父孫中山先生	14
令狐昌棋	中山大學	14
丘樹宏	翠亨村	14
萬春來	在孫中山故居	15
丁濟民	你從暗夜中走來	15

21 世紀中國華族現代詩 23 家 (上) 16-20

○麥吉作體○阿索拉毅○英布草心○普馳達嶺
○阿庫烏霧○拉瑪里古○柏葉○嘎足斯馬○吉狄兆林
○俄狄小豐○阿諾阿布○魯娟○阿卓務林

東南亞 10 國華文詩人專輯 21-24

菲律賓：○雲鶴○蘇榮超
印尼：○葉竹○於而凡
柬埔寨：○蟻松裕○林新儀
馬來西亞：○吳岸○王濤
緬甸：○許均銓○段春青
泰國：○嶺南人○曾心
新加坡：○周燦○郭永秀
越南：○鍾靈○梁心瑜
汶萊：○無極人○水上草
老撾：○薛楚明○賴建明

2011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Tomas Tranströmer 輯

秋原	從特朗斯特羅姆說起	28
秀陶	川斯綽莫詩兩首：在豐沙／曠地	29
向明	瑞典詩人川斯楚馬俳句選譯	30

譯詩

木也	美國詩人瑪麗·奧利弗詩三首	31
余問耕	越詩中譯：意兒◎在安娜·阿赫瑪托娃畫像前	31
馮冬	薩爾瓦多·誇西莫多： 阿格利根騰的大街	32
陳殿興	涅克拉索夫：詩人與公民	32

評介

向明	現代詩與高速公路	35
非馬	印度反貪腐	36
孫冬、馮冬	殘酷詩序言	36
虔謙	程寶林：孕婦，蘋果，刀疤	37
馬立鞭	蕭敏散文詩的陽剛之氣與悲壯之美	39
劉耀中	Attila József 尤若夫	40

詩訊

詩訊	封底裡
封面	英倫剪影／陳長青

更正啟事：

上期 (no.126) 頁 6 詩人冬夢詩作〈曉〉〈單行道〉及〈鄉愁引路〉共三首，排版時沒分行及放大標題，誤為一首；另頁 9 詩人柳青青詩兩首〈直搗黃龍〉及〈天下第一聲〉亦因同一原因誤為一首。特此更正，並向作者和讀者致歉！

■ 臧棣

只有最真實重要的東西才會留下叢書

——悼史蒂夫·約伯斯

在天使中找不到天使，
只能找到天使帶來的問題。記住，
這世界上，只有一個問題
可以成為禮物。但是，我記不住
這禮物的模樣。魔鬼也記不住。
於是，在天使中找不到天使的人
把目光轉向了最棒的發明。
你，好像名字叫約伯斯，你確實說過
“因為死亡很可能就是生命中最棒的發明”。
你比我年長十歲，所以，不會介意我說
比死亡更棒的發明是裏面
通了電的蘋果。你知道神廟裏
有好吃的，這個我也知道。
神廟裏應該永遠都有好吃的——
這不是理想，而是直覺。
把點點滴滴都串聯起來，
這是你的故事，也是你的呼籲。
這同樣是詩喜歡做的事。
在深刻的人看來，你算不上深刻，
因為你一直都克制著自己，
從不想比直覺更深刻。美好的本意是
一切在點點滴滴中已顯得非常清楚。
生活當然有重心，但最主要的是，
這要看你怎麼想像生活的重心。
假如生活的重心是從頭再來，
那麼偉大的工作就不會矛盾於
個人的直覺。記住，無論你經歷過什麼，
直覺從不會出錯。多少次，
由於熱愛詩的發明，像你一樣，
我常常感到類似的抱歉：詩比生活真實，
或者死亡比生活真實。確實很抱歉，
有時，話不得不講得這麼戲劇化，
“但這是真的”。就像天堂真實於直覺一樣。
就好像無論你怎麼想，天堂都沒有浪費過

別人的時間。這是我們的共同點，你說，
沒人逃得過。做偉大的工作的唯一方法就是
愛你做的事。因此，沒有偉大的工作，
就沒有詩。沒有詩的發明，就不會有
驚人的坦率，比如你說——
“不要浪費時間活在別人的生活中”。

每個毛孔叢書

宇宙被縮小了，但不是因為
你喜歡提到每個毛孔。不誇張，
就不會有全身都令人著迷，更不會有
全身只反對全體。太誇張了，
就不會有忘我的反面。喜鵲身上的每個毛孔
自然不同於野豬身上的每個毛孔。
但是，天鵝身上的每個毛孔
不一定就和你無關，也不會因你的否認
而疏遠它對迷宮的諾言。摸不透，
算什麼，頂多是不起眼。在秋天，你說
你的每個毛孔都因落葉而變甜了。
甜，就是向內部飛去，但並不對墜落
說三道四。
如此，每個毛孔正確於你還有另外一
個身體。
每個毛孔都因為我們的健忘而非常反動：
比如，它們豎起時，有人並不憤怒。
它們清晰時，你喝的是權力遞過來的假酒。
它們柔美時，你已沒有時間。
不過，真正的問題還不是你已沒有時間。
每個毛孔都曾是插在你皮膚上的小旗幟，
但現在，它們只剩下微小的旗杆
和通向深奧的小洞。每個毛孔
都反動於挑剔：你怎麼不揪出
最出色的你我。你怎麼不拔出
最犀利的生命之劍。你怎麼還沒洗出
最有感覺的自我。你怎麼還沒使用過
最完美的，遍及全身的，道德的呼吸。

2011. 10. 北京

■ 王克難

你能懷疑它不是為你開放？

平滑的唇
沒有普通的條約
復活的微妙
比光芒更亮

回 收

愛，孤獨時光
沒有夏天的語言
一面牆擋住
最後的聲音

玫瑰星河

理智生長
跟著夕照忽上忽下
將心臟的脈搏攪亂
一次又一次

哼吟的空氣

沒解決任性憂愁
出口是一條孤單的路
有些事必需結束
太陽升起又降下

榮譽荊棘

銀色鎖枷的回音
瘋狂乃是遊戲
甚麼永久存在
向上看眼睛的慾望

番紅花之後

蘋果樹喧嘩
到至此還美麗
忘卻一切
早晨帶來如此而已

■ 向明

包裝紙

已經皺巴巴的
 扔在垃圾堆裡的包裝紙
 仍然自我感覺良好的
 在炫耀自己的美姿

活得多麼自在呵！
 只要曾經擁有過
 以為地久天長的永遠保持
 一堆破舊在一旁自嘆不如

2011/10/29

說一不二

軍人就是詩人
 詩人當如軍人
 說一不二的
 挺立如樹的堂堂正正

挺立如樹的堂堂正正
 風來葉擋
 雪壓枝撐
 腳步，半寸也不挪動

腳步，絕不挪動
 即使彈如雨下
 即使，地球
 開始鬆動

2011/10/19 在廈門參加詩會，赴大
 磴島參觀 823 對台砲陣地有感。

■ 遠方

倫敦街頭印象

一方方巨石
 碩大無朋
 豆腐般的色彩
 豆腐盒般的型態
 大概從幾世紀前開始
 被整齊緊湊地
 安排在那兒
 我猶如小人國的逸民
 側身在這峭壁如削的峽谷
 左肩擦撞的
 還是史前洪荒
 右肩卻已感受到了
 歷史飽經的滄桑
 那是種緣分
 如果你能來
 （至少下次一定要來）
 也許還可以聽到
 那悠悠的一聲嘆息
 不是我
 是巨石的連綿厚重
 是規則的保守老化疲憊
 沒有逗號可喘息
 沒有休止符
 可以東張西望
 更沒有窗口
 可拋一個媚眼
 獻一個飛吻

2011年8月20日巴黎——芝加哥

■ 謝勳

印下一道凹痕

——紀念史帝夫·喬布斯

走出身世的迷霧
 你揚言在宇宙
 以行空的奇想
 印下一道凹痕

你內心的聲音
 化身為夢
 總是跨步於
 感覺的前端
 讓每個人看見
 好奇與潛能的
 原來面目

你讓藝術的精緻
 走入科學的細節裡
 掀起蘋果咬過
 一口的美感
 盡在生活裡閃爍

你假想每天
 都是生命的結束
 如此走過分秒必爭
 高低起伏的沙場
 走過光彩

夢幻般的蘋果領地上
 花束與心裡
 從沒說出的話
 交錯躺在
 你的記憶前
 陪伴著在風中搖曳的
 點點燭光

這回你仍然
 黑毛衣牛仔褲一身
 悄悄消失在
 另一頭，隔著
 那一串深深的足印

■ 韓永恆

愛的箴言

我多麼希望一生只見一個人，而那個人恰巧就是你
 我多麼希望一生只寫一首詩，而詩裏的種種都是關於你
 我多麼希望一生只下一場雨，而那雨又恰好落在你的傘上
 我多麼希望一生只害一場病，而那病確是因思念你而生
 我多麼希望我的希望不僅僅是希望，我希望它能實現，能永恆

■ 嚴力

從何時算起

食欲難以統一
胃口切出的蛋糕
總是塊狀不一
吃飽之後才發現
饑餓這個詞
永遠也不會吃飽

金融海嘯
扭曲了不少人的體型
但時尚界不信邪
依然能墊出
英雄與嫵媚所需要的曲線

算盤珠落成了建築群
框內的社區
繁忙的滴滴答答
所處的區域大有講究
搬去之前必須把算盤抖一下
重新算一遍生活的層次

剛邁出幾步
就扭傷了方向盤
疼痛起來的罰單
不知要貼多少能讓城市
準時排膿解瘰的道路藥膏

新世紀的吃穿住行啊
以什麼心情開始
有人說 9.11
有人說伊拉克和阿富汗
有人說維琪解密
有人說
從星期一算起

2011.2.22.

■ 桑克

冬天的早班飛機

其實還是夜裏，
沒有什麼行人，只有一輛卡車
駛了過去。
輪胎與雪的交談聲，
路燈聽得有滋有味。

有頭有尾，寒鴉仿佛木瘤，
沒人看得出來。
漸顯的天光，首先照顧的是建築，
然後才是公路。
早晨是清新的，更是冷清的。

氧氣那麼多，那麼冷酷。
口罩管什麼用，
楊樹管什麼用，
飛機正在除霜，飲水器的下端
雕刻著冰錐。

看書的人看書，
瞌睡的人瞌睡，
想像的旅途正在想像之中。
對著鏡子嘔吐，
顯示內心的緊張。

登機口的燈全開著，
只有早班的這些個旅人，
不熱鬧反而讓人恐慌？
顫抖的手就是因為這個？
電視念著昨日的新聞。

對版圖，對時事
更感興趣，而回到家中
就不是這樣。
還有晚宴，晚禮服，閃光燈
只對虛名感興趣。

■ 雷默

獻 詩

有一條道路叫死亡
有一個家園叫墳墓

有一朵浪花叫淚水
有一個海洋叫心靈

有一片天空叫寂寞
有一種相思叫清明

有一個生命叫無常
有一種境界叫真如

有一個春天叫悲傷
有一種悲傷叫沉默

有一種愛情叫罌粟
有一種仇恨叫冷漠

有一種生活叫塵世
有一種交往叫邂逅

有一種幸福叫孤獨
有一種痛苦叫欲望

有一個夜晚叫白夜
有一盞燈火叫太陽

2011年寄自南京

天光漸漸顯示淫威，
走動的聲音破壞寧靜。
該上飛機了，
該喝水睡覺了。
而寒鴉正在醒來。

2010.12.19.2:58 哈爾濱

■ 半瞧

詩人之死

詩人死了
骸骨未必變成化石
他並非貴族享受不腐
唯有難以朽爛的詩句
仍會開出罌粟花
讓一代又一代的癮君子
為這銷魂奪魄的意象殉葬

肉體只是土地的肥料
生命輪回在春夏秋冬裏
枯榮往復的日子
擠滿西去的紙船
它駛入沒有彼岸的忘河
一切都將沉沒
世界失去了世界
時間忘掉了時間

洪荒任虛無氾濫
熔岩冷藏海底
星星躲進黑洞
煙雲終究會再次聚合
醞釀著創世紀的故事

一隻酒葫蘆從東方漂來
居然是詩人的遺物
這壺苦澀香醇的眼淚
是留給女媧的還魂湯嗎？

當神話被歷史輪番糟踐
以致失去了繁殖能力
詩人用精血釀造的夢想
或許會讓一抔荒土朽泥
在釀風烈焰中
涅槃重生

悄然受孕

2011年9月寫於花城郊外

■ 北塔

夏威夷

歪唧唧海灘

走出棕櫚葉的陰影
我就用赤條條的身體
在太平洋的潔白信箋上寫下
與大陸絕交書

更鹹的海水使我變得更輕
托舉著我，如同托舉海鷗
翅膀上的風

跟石頭一起融入黃昏
我也不會下沉
在黑暗降臨之後
我想比別人游得更遠些
但我不能

島大了
島上的人多了
就會減小與大陸的差異

難道我能讓自己的腳
不回到鞋子？
哪怕拖鞋？

深夜的草裙舞

我僅僅在啤酒裏
熟睡了一杯的時間
就被波濤喚醒

你彷彿是波濤送來的禮物
在金髮美女們走過之後
驚現在沙灘的懷抱
與我只隔著一道籬笆

今夜，你的裙裾是我的夢鄉
而你手臂上的群星
撒滿在我此去的路上

整個太平洋
是一支給你伴奏的樂隊

於我卻是一位催眠大師
讓我像酒，又回到酒杯

舞蹈一停
你就會消失
我還沒看見你的眼睛
就只能走入你的腳印

在與波濤的爭戰中
我永遠是失敗的一方
因為有月亮為他撐腰
而我只有一杯淡啤酒
為自己壯膽

漩渦的中心是平靜

多少超級風暴
在這裏形成
如同戰鬥機群
從航母上起飛
長途奔襲
去吞噬沿海的島嶼和城市

多少漩渦
像一群打架的瘋狗
任何船隻都是骨頭
被它們肆意搶奪

而在漩渦的中心
這太平洋的漩渦的中心
彷彿風暴都在安睡
夏威夷群島像一個個嬰兒
在孔雀花叢中靜靜綻放

大風口遇大風

大日本帝國皇家空軍的猛虎
直撲鴨子般肥嫩的太平洋艦隊
當他們掠過山口
連太陽都開始發抖
用烏雲蒙住自己的臉
讓老天去懲罰罪惡

我的陣腳如同頭髮
著實亂了一下
正當我沿著山路要往下走

我忽然想到
我們多像大海
平靜地喁喁談心
洶湧地各持己見
而排山倒海地
我們吵個不可收拾
而後平靜地
我們漂呀漂呀
在人生的大海

主與我

失眠，
是主叫我多作工；
一覺睡到天明，
是主對我的恩賜。

2011.10.28 堤岸

一隻母雞張開翅膀
像打開兩扇城門
讓四隻小雞回到它的身子底下
然後，嚴實地關上

亞利桑那號輓歌

七十年了
還有燃油像鮮血
從她的傷口涓涓流出
整個珍珠港的海水
都無法給她消炎
只是不停地撒鹽
今天，我也被曬成了一粒鹽
被興致勃勃地撒了上去

在這張貼滿膏藥的病床上
她已經躺了七十年
身邊的密蘇里艦
曾經是她的戰友
現在是她的陪護
把無比榮耀的受降書
給她念了無數遍
但她從不曾自己支撐著坐起來
朝那邊擺頭望一眼

■ 謝振煜 漂

■陳銘華

辟穀有術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開始嚮往長生不老之術。這態度證明我愈來愈熱愛生命！古仙人不食五穀，吸風飲露；又認為食肉者勇悍，食穀者智巧，食氣者長壽，不食者不死而神。現代人保健也有少食或不食碳水化合物的瘦身方法。這證明古今同理“若要長生，先學會辟穀”

難怪家中小狗每天的活動雖僅只睡、吃、跳、吠，跳的高低和吠聲大小則與訪客的密度成正比，但大部份時間都呼呼大睡，吃則屢勸不吃。精力的充沛，好像與吃不吃，多吃少吃沒多大關係，少吃便多睡。我想牠大概也在辟穀吧？至於辟穀以後是長眠不醒抑或不死而神那就非我所能得知的了

2009年12月13日

霧

像是慧黠卻虔誠的小善信一大早呵著她們的雙手上山……飄啊飄飄到山腰時候，忽然碎步跑進山道旁的小吃店，東聞聞西哄哄，然後坐在門中央從熱氣騰騰的鍋邊清脆地向我嗨了一聲

一切的存在又已漸漸虛無起來

2010年6月3日九華山

■西楠

向遠方

我在心中埋下一個秘密
計劃在四十歲那年
死去
今天遇見一個詞，說
那叫——“青春晚期”

以上計劃產生於
秋冬難辨的
冰涼夜晚，倫敦
並不曖昧
天空扣上棺蓋，總有誰
已經死了吧

最好死在壯烈的黃昏
到來之前
靈魂穿過，尚年輕的胸膛
向遠方
手無終點的旅程
有些，疑似永恆

必須謝謝你們曾經熱愛
或正青睞，我的青春
而對於此事，我日漸感到
抱歉得很

舞步飛旋

淡藍淡藍的海洋
是了無邊際的天空
雲的隊伍游過，似
一支暗自快樂的群舞
咚恰恰咚
而後我真的看見了彩虹
在那幻影的弧度消逝以前——

也牽我跳支舞吧
舞步飛旋，就像沒有摩擦力

2011年寄自倫敦

■陳葆珍

我哭著來
人啊
無一不哭著來
可能因為
誰都免不了
要泅渡苦海

人 生

苦海啊
酸澀得像醋
但可釀成一泓
美酒
也可蕩上一葉
輕舟

我笑著去
為自己
曾經熬過的
雨打風吹
為人們
送我時流下的
那滴淚

2011年11月5日

■包苞

庚寅三月十九日，在 蘭州遇沙塵暴

一棵樹在咳嗽，我就是它的樹葉
一座樓房在咳嗽，我就是次第亮起的昏暗的燈
一條街道在咳嗽，我就是被猝然熄滅的
紅綠燈擊傻的一輛車
天空在咳嗽，我就是飄上天空的黑色塑膠袋
庚寅三月十九日，蘭州的白天只剩下小小的一半
太陽不見了，出口正好被堵塞
這一天，活著，就意味無處可逃

2011年寄自甘肅

■ 達文

紅塵外

沿著山坡向上
一直沐浴著光

亮起來的萬物
越遙遠越舒坦

光一直向雲端漫延
光也會
陪伴著寂靜

相思地

1.
總是試圖
用鄉關日暮的疲憊
埋葬你

從遠到近
金屬般涼快的月光
剖開酣夢
皮下的我

2.
把油門踩到底
把紅塵
鞭打成灰

回到原路 土鬆軟得
連馬蹄也不忍踏下

為什麼還要寫詩

為什麼盛夏裏還在唱歌
為什麼小心呵護的
韶華已經成灰

■ 冬夢

未題的日與夜

○
剪不斷的黎明
這初昇的一線光
既理還亂

⊙
冬陽真好
將我蓋在長椅上這首詩
曬得暖洋洋

●
少年十五二十時的夢
翻來覆去
整夜跟我捉迷藏

2011 年寄自香港

為什麼好鋼用在刀刃上
好時光
就該如何虛度

把
零落了一地的淚
重新踩進土裏

大洋對面
老朋友吳迪安
燒了一壺開水
又燒了
一壺開水

2011 年 LA

■ 俞昌雄

可疑的事物

光線從樹梢間移開，緊接著
它遇到鏡子，看見自己的另一張臉

懷孕的烏鴉擁有垂直的夢幻
它要把黑暗剝離，露出白晝裏的深淵

河岸上的金龜子飛了無數遍
它在尋找繩索，而不是自然賦予的動力

我腳下的土地陷得越來越深
它變矮了，如一首兀自膨脹的詩

而我，我要從那首詩中找出
可疑的事物，這就是每一天的工作

早餐

卸貨的隊伍開始分散
凌晨五點多，那些民工圍在石橋上
他們探討新的一天將會有
怎樣的份量：胖的那個說最好能遇上貴人
在籬笆叢中偷偷埋掉自己的影子
瘦的那個揚了揚手臂，指著流水說
我要自由，哪怕從今天起
只有一尾漏網之魚聽得見我的心跳
這時，有位高個子站了出來
他說“今天和昨天一樣
我還是這麼高，我的日子還是二十四小時
每一分鐘還將從指縫間溜過”
話音未落，東方的太陽閃了出來
最矮的那個民工從口袋裏
掏出一份早已備好的早餐
他說，這是我家女人為我準備的
對於全新的一天，我沒有奢望
但願這個世界上的每一個人
都能看見勞動者的光芒

2011 寄自福州

■杜風人

門

一片木訥的木門 卻是
一片金嗓子 是閭閻話語權的開關栓
蒼生用腳抒情敘事的芻狗脚本
跨過千秋朝代莽莽在野的春秋門檻

唯不能也不屑 逾越
那庭院深深深宮大內
那宦海賈湖沸沸颺颺
固若金湯的鐵壁銅門

朝開暮閉 朝朝暮暮一張嘴
開口見山見水見光說亮話
撞見袁枚隨園七件事 串起
一串串親情愛情友情鄉情的
串門子 滿籬筐活水苦水的敘事框框
細數隴陌東籬的曲直活兒 祖祖孫孫
一則神話祖訓 一帖軼聞傳說
將彎曲委屈的巷弄胡同說得直直的
直通千秋百代湮遠天倫的宗族門楣
玄關外黃昏 酣暢幾盞夕陽
閉口閉目 溫筒溫馨的春秋大夢

明日又是父論子曰 子字訣的
孔子孟子荀子老子莊子墨子管子朱子
諸子百家 豎起神州一樑一柱的軒轅門風
乃風口浪尖上心帆的導航系統
在孔孟們的門下 在千鈞一髮
往往一句子曰 拽住
崖上臨危失足的良知

自稱青藤老人門下的走狗鄭板橋
自稱江南第一風流才子的唐伯虎
其揮題的扇風吟竹君子句
未出土先有節 中通外直
直至凌雲處仍虛心 搨出
或自謙或猖狂的人文風骨之空谷心門
瞧一瞧 當下的伊卡魯斯們
蠟燭羽毛滿天飛 氣球也膨脹高飛

■心水

明星

從皇帝到乞丐角色
演活妓女與貞婦各式人物

水銀燈下早忘了本來面目

為了揚名為了票房記錄
無論有再多的緋聞
彷彿是發生在外星的故事

2011年10月6日於墨爾本

甬說佛洛依德也不解高飛物潛伏的玄機
連希臘的阿波羅也要用京片子長歎
這是啥門子的門道事兒

千古木門已陷落所謂現代化的陷阱
沉淪的人質觀天 是黑壓壓的鋼板戲
鋼筋水泥崛起的高高權慾物慾硬道理
天安門翹首高高公寓的鋼門 日夜緊閉
近在咫尺 逾近逾疏離
逾堅硬逾冷酷 搬家如換展的現代城市
疏離流離的現代梟心鋼門下 瑣尾流離
無話可說的人字訣 誰教詩經上
梟的別名叫流離

割裂時空 門裡門外兩個迥異的時代
方規正矩軒豁的一樞千秋門風
門好樸素純粹貴族敬天愛地的古人心
但栓不住門外 追求一夕成名
追逐速度硬度時髦包裝的現代人心

現代人的數碼心門
再加上一把數碼鎖
想推敲神州天地曠古曠遠
那片木門敞開的一陣薰風
門也沒有

Sept.20-2011

■屈明鵬

牆上有一個 跳著舞的月亮

大地之上，挺起一道脊樑
牆——昂首向天
牆裏，有水做的風景
牆外，有風做的文章
臨水而立的一隻船
跟著潮水起起落落
水漲船高，水落船降
影落牆上——

一件半透明的風衣
蓋不住一朵又一朵
耳廓形狀的幽暗之光
船下的流水，越來越軟
船上的風聲，越來越軟
魚群在水，來回穿梭
蝙蝠迎風，煽動翅膀

牆上有一個跳著舞的月亮
輕鬆如風，輕鬆如浪
用燦爛的身體，揮舞
一條條銀色的彩帶
甩出無數顆星星，滾到草尖之上
養育了一片片小草
養育了一片片的夜晚
養育了牆裏的悠悠歲月
養育了牆外的無盡滄桑
也養育了夜色裏的一道牆

情人至今未歸——
淒切纏繞的一縷清風
在月亮之上
擦洗憂傷

2011年寄自瀋陽

■林明理

在山丘的彼方

一種聲音
猶如棕雀，在斜暉脈脈時
響起——

狗尾草何以如此美麗
我信步在霧林
又有誰縈迴夢裡？

那拖曳的愛情星辰
也曾一瞥
在漆黑四壁，柔聲絮語

風 河

整個冬季
我站在風裡
聆聽星的驛站
輾轉轟傳
你嘩嘩的回聲

但我寧願
讓一瓣殘花
在最深的地層，甚至石岸
刻下一行小字

你在朦朧的月色中
呼嘯向前
總有一天 時間壞了
你會記起
百里港外那一片不變的杉影

2011.10 寄自高雄左營

■銀髮

逃 馬

古色古香的
冷氣客廳上的一幅
八駿圖
竟然只剩下馴服的七匹

不該把冷氣開得太冷
的確
畫匠也不該把留白留得太空
而不著一草

我被水泥森林川流不息的鐵馬
嚇壞
我被跑馬場上繞著圈子跑的死框框
嚇死

畫展廊上
眾人圍在一幅題為草原的風景畫上
因無端多了一匹奔馳的駿馬而
嘖嘖稱奇

2011年寄自北卡

■劍熔

澳門的街

被母親扯著衣襟
用街道構成的筋骨
把澳門鑄成一條浮在海上的船
澳門的街，被高樓大廈越擠越瘦
路面如按摩機
不停的為行人和車輛按摩腳步

2011年寄自陝西

■木也

長 河

當想到你無聲地流了千年
我就想抱著你綿延的身軀大哭一場
我把沉默和啼哭
像母親給我的胎記烙在身上

我的恥骨連在棕黃色的河岸
河水啊，向前
生鏽的母親
把我從東拖到西，從北拖到南

我將變成一口鐘，坐在水裏
吞下不朽
吞下遺忘。

苦李子和青桃子

苦李子和青桃子
還沒發出甜蜜的氣息
就已變黑，墜落，

死去的魂
從一朵花飛到另一朵花
紅色的臉龐，青澀的身體
落在地裏，迅速憔悴

告別是遲早的事情，
可彷彿春夏秋冬誰也沒有留戀
這是多麼遺憾的事。

2011.09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用，
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感謝 輕 鳴 \$50
非 馬 \$150 **支持**

■林忠成

雷 擊

雷把一份燻爛作為高利貸
貸給倚門發呆的閒人

雷是一種漫無邊際的堅硬
對迷路的行人建議

“去找鉗子、鑿子，
把生活這聽罐頭撬開。”

藏在樹幹裏的水
和藏在水果內的水
都需要雷去掀動

不掀動
會有更多負心人倚門流淚

雷是一場盛大儀式的門票
有人拍自傳電影，有人在夢裏反復自殺
有男人跑到別人老婆回憶錄裏虛構情節

雷其實是一陣強大的黑暗
一個男人勇於沉入黑暗才會被光明籠罩

生 存

無人知曉的秘密是一場雪引起的
人跡罕至的山谷在一個人夢裏反復出現
最後一個下火車的人
是一場低成本電影

橫衝直撞的少女

少女們橫衝直撞地擴張領土，夜裏閃閃發亮
在水果內部，水拒絕流動
把熊熊烈火關在屋子裏

在人群密集處衝撞別人
“對不起，我沒折好自己。”

2011年寄自福建

■柳青青

十一種死法

1. 人類發明戀愛
從此掐頸就命
走入愛情的墳墓
抵死
2. 法國人有特殊癖好
喜歡玩三 P
不小心就會被
夾死
3. 黑的
伸出手去
不見了五指
嚇死
4. 白的
每天泡日光浴曬命
滿身都是烏蠅糞便
飽死
5. 黃的
趕在黃昏之前
把太陽從西方拖下
趕在破曉時份
將太陽擺上東方
累死
6. 摩囉差左擁西洋右抱東洋
裸泳到南海
勃起毛茸茸的尾巴
醜死
7. 現代歐美獸醫
會診古希臘的木馬
不惜傾盡心血
去死

■魏鵬展

熱鬧中的寧靜

小孩跳上滑梯
溜下來 盪出去 鞦韆
大手中的小手步履不穩
升高了的烈火中的吶喊聲
在你的耳邊聽不清楚
你最愛兔子燈籠
黑色的波浪
白色的團圓
悄悄地說
路邊那輛熟悉的車
響起了甜甜的樂聲
2011年11月1日香港

8. 一張飛氈載滿炸藥
來自正中偏東
攔腰撞入諸神的黃昏去
找死
9. 香江狀棍把法律
順著來玩
反轉來玩
遲早
玩死
10. 好好的柳青青
才到秋天就青黃不接
上帝的造物程式肯定有問題
真是給他
氣死
11. 將威士忌斟滿玫瑰花朵
再添加些月色
連酒帶花吞下去
肯定
醉死

2011-11-08 多倫多

■馮冬

十月一日 ——給 L.D.

這是我們的獨立日，我們宣稱在這一天站起來了
 這一天刮了西方世界一記耳光至今還在迴響
 秦始皇與慈禧皆未能設想炎黃之後竟如此壯大
 八國聯軍未征服的一夜之間被人民的木馬征服
 這一天城頭的大王旗最為奪目地變換了一回
 這一天馬克思主義者、布爾什維克、考茨基分子
 前所未有地攜起手來相互脫帽致敬高唱國際歌
 慶賀紅色國度由油印品變成顛撲不破的現實
 慶賀工人階級手持衝鋒槍堂而皇之佔據城市要津
 長達六十二年或許更長些直到階級敵人變成廢人
 人民振臂一呼某主義萬歲某主義就比泰山更高更穩
 人民眼睛雪亮竟看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標準的秋風於是毫不留情地捲走非真理的落葉
 街道乾乾淨淨好讓人民的坦克壓碎一切分裂國家者
 這一天各黨派團結一致多快好省建設永不倒塌的巴別
 這一天人民統一了語言祛除了上帝惡毒的詛咒
 象形文字比希臘比拉丁比英文更適合統一思想
 有了思想的人民把神龕踩在腳下徹底清除封建迷信
 有了地上樂園人民可以大大方方享樂不用擔心死後
 這一天人民走上街頭驕傲地行使公民消費權利
 穿著進口品牌在商場門口慶祝鮮血換來的自由
 這是我們的獨立日，我們不要主人我們只要奴僕

2011年寄自南京

■余問耕 生死三題

生
 只有終站
 沒有回程
 路
 在喜怒哀樂
 酸甜苦辣中
 一秒一分走過
 死
 路到盡頭
 回望不如遺忘

曾經奮鬥爭取
 問你可曾著力
 遺留點點滴滴

生死

既已步入試場
 時間無多
 盡力
 時辰一到
 便將考卷呈上

2011年11月4日

■李國七

琢磨與做夢

烈日當頭，走在西寧陽光普照的街頭。走的走的，突然天空飄落一場雨。“嘎，高原落雨。”身邊的同事說。一切都在不經意中發生，又在不經意中過境。想起這陣子生活的起伏，從極悲極喜中走過來，現在卻感覺一切淡然而遙遠。

宛如當年拎著過重行李，著陸一座海上城市從陌生到熟悉，熟悉的，過了一段還得放棄一切，按照時間與事件不斷往前推移。青澀的轉向成熟，成熟的走向餿壞曾經叱吒風雲的，最後還得歸還給舞臺比如強人沙旦、卡達菲沒有一次例外，也不可能例外

無依據的冤枉與無理控訴
 我是曾經情感失控過
 聯想過文革的大規模批鬥
 當恐懼、激動超越邏輯思維
 大夥兒紛紛熱了頭、昏了頭
 現在早已進入理性社會的程式
 怎麼是非黑白依然無從定性度量

一切，還得回歸人性，和生活
 夜晚從金魚池的家居日子走過來
 白晝匆忙的擠地鐵與人群爭奪有限空間
 期待可以與人群完全絕緣的週末宅男生活
 除了一台電腦與外界接軌——一台電腦
 往往可以去得更遠
 離開人群，又重新接連人群

日子悠悠如斯，陽光依稀普照
 偶爾來探的雷雨陣
 學習太子爺的說法——就是
 積水就積水唄，反正生活
 總得有些不如意與坎坷
 只要我們堅信，沒有是跨不過去的坎
 我琢磨著，繼續做夢
 痛，與不痛，痛後的醒悟
 夢，或許是唯一對抗殘酷現實的武器

辛亥革命 100 週年紀念

■ 蕭敏

國父孫中山先生

長空黯黯，國脈如縷。
數千年的老樹彎彎曲曲，盤根錯節，衰弱腐朽，卻又根深蒂固。
歲月深處的檀香山，遼闊的太平洋恍與天接，波濤洶湧的蔚藍衝擊著你，潔淨了你從泥淖汗馱中掙脫而出的靈魂——毅然決然以天下為己任。
你站在夢想的高處，站在夕陽的對面。振臂向中華大地疾呼——民主、民生、民權！
一粒火，一粒深埋在你心中的民主革命之火，不屈不撓地燃燒，不離不棄地蔓延……
起義、失敗、流亡；再起義、再失敗……終成燎原之勢，席捲華夏，焚燒了封建王朝，摧毀了帝王寶座。
逝水移川，高陵變谷，你的夢想終於變成了中華民族共同的夢想，在亞細亞升起了第一面民主共和之旗。旗手就是被炎黃子孫尊為國父的你——孫中山先生。
星斗轉影，山河浩然，燁燁英魂，穿透災難深重的華夏大地，永遠屹立在不願做奴隸的中國人心中……

■ 令狐昌棋

中山大學

整個大地上
只有一所中山大學
這四個字多麼有力量

也多麼燦爛輝煌

走進學校
首先看到的
是孫中山偉人的塑像
我們向他跪拜向他鞠躬
抬起頭來看一看望一望
他還是原來的模樣
就是那身樸素的衣裳

你的一生
就是一部厚厚的歷史
一頁頁留下你的足跡和吶喊
一字字一句句多麼的有力量
讓我們讀不完閱不盡
你的精神掀起四海波浪

走進大學走進真理
走進知識的海洋
當我們在學校裏長大
才知道革命的巨大力量
偉人是最好的老師
跟著他就如跟著太陽月亮
在深谷幽林裏不會迷路
在十字路口
也會找到正確的方向

每一個字裏
就是一朵奔騰的浪花
走在一起才能匯成大江大河
推開萬重山啊
就能見到最明媚的光芒

■ 丘樹宏

翠亨村

小小翠亨村
赫赫有英名

面朝浩浩蕩蕩太平洋
背靠泱泱華夏五千年文明
蔚藍南海慣看潮漲潮落
悠悠珠江歷經滄海桑田

小小翠亨村
走出一個人
仰首海上東方朝陽出
冷看千年帝制正日薄西山
振興中華驚醒龐然睡獅
走向共和開闢神州前程

小小翠亨村
一顆中國心
血脈源遠流長總不斷
喚起天下為公全人類精神
遙望海峽何時彩虹高架
兩岸相連從此一統家園

五桂山下
蘭溪河畔
面朝大海
背靠嶺南
小小翠亨村
走出一個人

振興中華
志存高遠
推翻帝制
共和夢圓
建國方略好
三民主義真

時光既走
小村依然
偉人雖去
精神永新
天下皆為公
博愛滿人間

■萬春來

在孫中山故居

七月，我帶著大別山的虔誠
來到你的故鄉中山
向你傾訴一個多世紀的衷腸
站在你的跟前，我又想起了
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
那段艱苦奮鬥的歲月

你

一位擺渡歷史的舵手
一位鞠躬盡瘁的先驅
一位憂國憂民的國父
站在歷史的風雨裏
始終保持著堅定的革命方向
面對滿清政府的通緝
面對反動軍閥的圍攻
面對帝國列強的威逼
面對維新保皇派的論戰
面對陣營內部的叛亂
面對同黨戰友的分歧
在充滿風險充滿血腥的環境裏
一次次組織和改造革命政黨
一次次發動著武裝起義
你用愈挫愈勇的堅韌毅力
你用不屈不撓的革命鬥志
彰顯著你博大的胸懷
抒寫著你偉大的壯舉

今天，我

我站在你深戀的故土上
心思彙集成一種懷念與感動
透過你那堅毅的目光
我看到有一種精神和信念
從你的腳下緩緩溢出
流向每一寸鮮血浸染的土地
流向每一處生命換來的家園

■丁濟民

你從暗夜中走來

西元 1911——辛亥年
萬馬齊喑的中國
在無聲無息的磨難中盤桓
此時 凍僵的陰霾已開始了萎靡 碎裂
西風東漸的一道道霞色
嵌進了黑雲如磐的漫漫長天……
廣袤 古老而屈辱的祖國大地
萌生了民主奮爭的先驅 他們
掙破了《二十四史》厚重泛黃的冊頁
摒棄了最後一個腐朽沒落的王朝 以及
尚未遠去甲午風雲的硝煙
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的癡笑
辛丑和約重重韁鎖鐐銬的羈絆——
蕩起了獵獵雄風驟起的鐵流滾滾！
莊重而深沉的武昌城頭
響起了百年前那聲響遏行雲
而震撼東方世界的——槍聲
這槍聲 撕開了沉沉暗夜猙獰的帷幕
敲響了一個王朝覆滅的最後的鐘聲！
讓整個華夏民族洶湧澎湃的神經 都
為之戰慄 震盪……
華夏大地 幾千年來
落滿塵垢而腐朽的帝制大廈
呼喇喇 頃刻間動搖了
劈劈剝剝於疾風驟雨中傾斜 坍塌
如一條捲曲的蛇 瞬間僵硬
讓黑暗沉沉 災難深重的民族
迎來了民主 正義的
第一縷璀璨的曙光！
白雲悠悠 楚天晴朗
巍峨的黃鶴樓 武昌城 長江
很愜意地歡笑了
笑渦如江流東去而舔舐的浪花
撞擊著龜山蛇山陡岸的山石
親吻著鍾子期俞伯牙古老的琴台
書寫著舒展的人文流韻
追逐著初春明媚的氣流 以及

翻越過沉沉冬季而萌動的嫩綠
祭起了如旗的春陽
此刻 在華夏版圖的每一處角落
都揮灑著睜大了的眸子和愜意的陽光
一個頭戴太陽帽的偉人走來了
他穿越了激情洶湧的大洋
攜帶著海風鹹澀的氣息 南人北相的剛毅
濃密的眉毛 將目光拭得更亮
他 將大把大把的陽光 繪製成
春天的名片
溶化了大地千年鬱結的黑暗 消融了
寒氣森森的昆侖山的冰峰……
統治中國 268 年大清帝國的黃龍旗
以及腐朽的辮子清軍
如秋風中枯葉一樣凋落了
驕橫的身軀如一條萎頓而僵死的蒼龍
中國——揩去了身上的塵埃
擦乾了身上血跡 巍巍然
崛起並遙望於世界的東方！！
黃花崗的七十二烈士可以安眠了
秋瑾徐錫麟們的鮮血祭起了季節的花朵
偉人的腳步已如鼓點
敲響了五色土上蘇醒的大地
連春天裏枝頭上滴脆的鳥鳴
也驅趕著沉沉欲墜的暗夜 迎來了
飛翔而來的一絲絲微笑的青陽！
一頭昏睡的東方雄獅即將震醒
沉悶的怒吼 擊打著三山五嶽
鐫刻於二十世紀揭開了風雲變幻的
扉頁……
孫中山——
一個風塵僕僕的偉大民族先行者
抹綠了一個動盪激昂的初春季節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
亡”的
那句話 鳴奏了一個世紀 以及
兩千多年來的歷史絕響……
從此 他的名字
嵌進了中國站立著大寫的史冊
深沉而又穩健的身影
濡染了一代代華夏民族子子孫孫
像一座巍峨的山峰 讓
後人肅立著 仰望……

組稿：發星 阿索拉毅 林忠成

這些古遠黑族的子孫們
——引言

呈現在你面前的彝族現代詩23家，是21世紀10年中在中國現代詩壇活躍的邊緣民族現代文化的特殊代表符號。在20世紀“偉大80年代”催生的中國現代藝術復興運動中，詩作為先鋒激進的文化之劍，刺穿並撞響了邊緣民族文化個性的現代詩寫作，以吉狄馬加、保伍拉且、阿蘇越爾、阿庫烏霧、霽虹、保伍沐嘎、阿黑約夫、克惹曉夫、瑪查德清、俄尼牧莎斯加等為代表的“大涼山彝族現代詩群”，振蕩著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的邊緣現代詩潮。由於其厚實的自身文化血源土壤與接納現代藝術的自覺開放性，在1980-2010年的三十年間，以四川大涼山為代表的彝族現代詩寫作始終活力四射，它的中心地位與輻射寬度，已經延伸影響至中國其他邊緣民族的現代詩寫作。由於彝族是目前世界上保留最古老文字（古彝文）並現在仍在使用，而其傳承延續的文化獨立性已經數千年，其母語文化之根依然燦爛，當他們由於歷史的原因用漢語寫作現代詩時，依然充滿自己文化語言的個性與張力與差異之美，其激蕩漢語母體的黑色力量穿透在語言中，成為中國當代現代詩史抒寫的一個邊緣傳奇，這是中國現代詩史不應該遮掩，必須寫進的活力篇章。

（發星執筆，2011年10月10日大涼山日史普基）

■麥吉作體

1987年生，現在大涼山喜德鄉下教書。

獨步孫水河畔（長詩選一）

夏日的傍晚，我領著失落的自己行走，
獨步流淌不熄的孫水河堤上，癡癡眺望，
彷彿自己是離群的羔羊，又似已被愛神
遺棄的罪人，
在空曠的心裏原野裏放逐和馳騁，幽靈
般遊蕩山城淒冷的黃昏
真的，我不奢望美人和花朵，一息尚存
，呼吸著新鮮空氣，
一坨洋芋 一塊蕎麥已足夠，痛苦和淚滴
本是與生俱來。

歷史的腳印烙在厚實堅硬的石谷裏，
烙在每一塊黑石多情不滅的記憶中，
孫水河畔古石墓群穿過萬年的歲月疊縫
，猙獰的文明二字向我發笑，
沉睡躺臥在農人的蕎麥地上無人問津
古老的石壁畫像，任憑風霜和雨雪的侵蝕，
只能打開一位詩人充滿遐想的美麗心空
，今晚，
憂傷和惆悵如冬雪秋雨飄灑降落在這悲
傷的季節。

我的詩句如雨線從心頭紛紛雜亂而降，
孤獨和詩吟陪伴著情人失戀的雨季，
在十字路口急切邂逅近違者的牽手，真的，
我發誓即將給親愛的你帶來遺世的珍愛
，幸福的靈鏡，快樂的寶盒，
我如修行者匍匐在黃土之上膜拜祈求，
你彩裙下珍藏的神物，渴望拾撿口弦的
聲穗，共同起程愛之旅，
締造愛的家園，經營質樸的生活。

巍峨挺立的愛之殿堂已崩潰破碎，低過

路邊的小草。
一條癡情的愛河不幸流入吞沒河水的天際魔石，死亡，
無能的凡人只能捶胸頓足憤恨命運的不公，
我向天穹嘶喊“火布格妞”太陽神，可
是叫天不靈，
恨那正在收拾嬰兒尿尿的少婦，
一個故事從此誕生，一個神靈從此隱沒，
而一個男人從此悲傷。

我曾屢次聽見奔喪者悲痛的哭嚎泣啼，
全身冷汗，
誰知是惡嚎中的驚醒，一場夢境，
只能從心底發出對親人和朋友深深的祝
願，還有虔誠的祈禱，
如果註定有災難和苦痛，那就請諸神把
不幸全賜給我，
如果註定有失戀和死亡，我甘願受盡所
有的懲罰桎梏，
拾起痛苦的記憶走進塵世的苦海，讓我的
愛人解脫羈絆並忘卻苦惱，
像純真的孩子帶著快樂嬉戲而去。

茶馬古道又被稱為靈關古道的南方絲綢
之路啣，
佈滿歲月裏的傷痕和故事，依然巨龍般
盤桓在大涼山母語之鄉的腹地，
千軍萬馬踏響古道猶似千年前發出詩的
回聲，
闖進聆聽者內心的深處，喚起孤寂的石
靈夢囈般自語自言。
馬幫頸上的銀鈴如歌聲飄進孫水河畔土
著者的夢裏，
我看見憂傷漸漸從幸福漫步，穿過時光
的迷宮，如美人嫣然一笑，
手持鐮刀的彝婦趁著月光，伴著雞鳴鳥
啼進入豐收的蕎麥地裏，渾身淋濕晨露
和幸福，
月光和女人，構成一幅詩人眼睛裏的絕

世美景。

小相嶺雪山下頽垣殘壁裏的古驛站
絡繹迎送，
每一批來往的旅客，紛紛倒在歷史
的槍口下，
我用詩哀吟歲月的流逝，故事的殘
缺，美人的不歸，英雄的激昂，
目睹大山和河流依舊，變遷的只有
人事，不變的是對你的一往情深，
顧覽往昔，其實沒有遺恨，沒有悲
傷，只有幸運，幸運先祖依然把我
安然地放牧在塵世上，
夢想與我遙不可及，讓我安分守己吧
，絕非烏托邦構建自己的現實家園，
從原地出發，每一個腳印都如星辰
燦爛，似眼睛明亮寓意，若故事動
聽感人，
實在的像剛煮熟的洋芋香氣撲鼻。

按時出發的客車裝載遊人迅速駛離
我的視域，
我捧著本詩集獨自徘徊在起點的巢
穴，迷失在自我鋪設的陷阱裏，
太多的心酸故事如雜草叢生，
任憑河流流淌歡歌，任憑道路漫長
，任憑歷史悠悠歲月無際，任憑往
事泛心頭，

站在一塊茶馬古道上的黑石足以神通
般地洞穿時光的始終，歷史的首尾，
舀一碗孫水河水，飲盡足已潤澤喉
嚨的乾渴，拯救心田的寂寞旱土。
四面的群山靜默無語，孫水河畔的
一塊奇特黑石卻能夠神秘地破解自
然的暗號和語言，
我把羊皮鼓端詳許久，錘擊鼓內的
秘密，聆聽神靈傳達的生死之謎。
我把春夏秋冬揣摩許久，視察季節
的來臨與飄零，窺探自然法則的興
衰之謎。

搬進河谷漢區地帶的彝胞，把漢鬼
當做自己疾病的魔根，

在夜深人靜時悄悄拿起筷子和瓷碗，
迎送鬼邪地死纏，口誦滑稽的咒語，
而山裏的彝鬼迷路在繁華都市縱橫
無數的街道上，無法侵擾異族安居
的大廈和樓房，
燈火酒綠的城市似魔窟日益吸納人
們，高尚和醜陋合融進世俗的漩渦
裏，靈魂，
只是星空誘惑著詩人的靈魂不能自
拔，已臨煙花樓下的食客帶著梅毒
回家，
畢摩起法無數次，病人呻吟未緩減
，一縷青煙在眾人的奔喪中升進天
空，苦命人，
我只能站在此岸感慨人事的變遷與
無奈，願你走好。

蒼茫的古道死在夕陽和喧囂的車流
汽笛聲裏，
命運的列車沿著生活的鐵軌向生命
的盡頭駛進不停，
我躺臥苗圃寬闊的草道裏靜靜仰望天
穹深邃的神奇和生命圖景的怪狀，
沉思許久卻無準確的答案，我被自己
攜帶緩步回返進樸實的此岸家園裏，
出去散步這麼久，母親說道，趕快
吃飯了。

■阿索拉毅

1980年1月生於小涼山峨邊縣。完
成彝民族第一部現代長篇史詩《星圖
》。現主編民刊《此岸》。

空茫一片，獵人 迷失在森林子宮的 旋律中

獵狗隱匿進荒蕪的森林，山雞在樹
叢中巴望著
淨白蠕動的懶蟲，夕陽籠罩下的佳
支依達
空茫一片，獵人迷失在森林子宮的

旋律中

發現綠洲後的命名，發覺絲綢後的
困惑

困惑其實是一個巨大的懸而未決的
疑團

身經百戰的獵人陷落入玄妙的黑洞
在化為灰燼的時光中，在三千年前
白茫茫的雪花

舞動下，搖呀搖，搖進一個黑洞預
設的陰謀

三千年前白茫茫的雪花，覆蓋著一
個獵人的夢魘

孕育著佳支依達雪花一樣的未來，
在時光變形的長河中

獵狗獵奇的本性像一朵豔麗無比的
索瑪花

插在佳支依達反復無常變態虐待歲
月的串串黑洞裏

黑洞預示著佳支依達傳遞給後世的
秘密，獵人臨終前
的遺言，像是一根鐵釘鑽進心臟揪
住遺忘麻木的神經

■英布草心

1981年生，四川大涼山人，漢名熊
理博，出版有長篇小說《天堂悠去》。

我的思念比綢緞 般柔軟的江水還長

一隻會講故事的狼在瓦崗所什的原
始森林裏

流浪了很久。雲彩在糊裏糊塗的天
空中吐出哀傷

我們的先祖，我們的古火曲涅我們
的根與葉

他們如今匍匐到了何方？一萬種莫
名的叛逆

萎縮在遠古的背篋裏

太陽還是在走著自己的路，王的誓言
幻化成彝人熊熊燃燒的火塘，所謂
的經典
已生長成枝繁葉茂的神樹，在冬天的
尾巴上
追趕著春天的遙遠。人生像一根蔥
也像一粒煤炭

傳說中螞蟻是這個世界上最幸福的
群體，有親戚的母豬
與沒有親戚的娘，生命的黑白對照
還在延伸
而尼木惹爾，你累死在救兵糧樹叢
的庇佑下
一顆顆金燦燦的安慰，像一節一節的痛
沒有芬芳

只要是翅膀就不能向後飛翔，而迷
茫的山澗
還在沙沙。“如果我的過錯，使你
增添小小的不快，那麼請你不要
用我的無奈蒙住我的思想！”請看
我的思念比綢緞般柔軟的江水還長
……

* “瓦崗所什”係大涼山一地名；
“古火曲涅”傳說中彝族的兩位先祖。

■ 普馳達嶺

漢名普忠良。雲南人，1970年生，
畢業於西南民院，現為社科院副教授，
《民族語文》副編審，《民族研究年
鑒》副編審，彝族人網總編。出版《西
南村落雙語研究》等6部學著。有個人
集《臨水的翅膀》出版。

烏鴉停泊在時間 的另一端

那個早晨
烏鴉的翅膀
划過夷魯壩子的天空
我握著寒冷的季節
走過火期洛尼山

山如劍
滿山的花草和露珠
迎面而來
烏鴉停泊在時間的另一端
孤獨的語言劃破山澗

在白雲居住過的山頭
有個叫阿而的羅婆酋長
創造著羅婆部威武的神話
他手中的利劍收割著成片的羊群
他在金沙江兩岸互古縱橫
他在高天厚土間遊刃行移
他構築的營盤連接著納蘇部落的血脈
他的聲音穿越著重疊的哀牢淌過倔
強的河流

翻開大山一樣沉重的鳳氏譜牒
留在藏經樓的文字和經書
如橫空而下的雪片
散落在夷龍河兩岸
壯養著豐茂的水草和羊群
引領著英雄的德布德施子裔
一次次越過羅尼山抵達莫木古爾

彝人根植的土地是流淌傳說的水源
與歷史花環對撞
讓風翻閱這座傳奇的山吧
堅硬的石頭會化為脆弱的影子
在月光下奔跑

在火期洛尼山頂
面對千年之外歷史的榮耀
這個早晨
我安靜得像迷醉回家的孩子
我的語言如陽光的碎片
脆弱得不堪一擊

這個早晨啊
我是那隻孤獨的烏鴉
停泊在時間的另一端
只有如劍的山峰
在朝霞中靜靜地開放

■ 阿庫烏霧

1964年生，四川大涼山人，從事彝漢
雙語寫作，已出詩文集《阿庫烏霧詩歌
選》《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漢語詩論》等
15部，現為川大文學與新聞學院兼職教
授，研究生導師。

雨 蛇

天降大雨，生根的蛇柱。
我的意念盤纏著，攀附著，頂破我
的茅屋，撐起大宇，有大宇可撐麼
？異想天開一朵夜來香。
蛇皮，蛇身，蛇膽，蛇血，蛇骨均
是我們的佳餚美食，留下蛇卵。
蛇，天生有飛禽的基因，正如我天
生有漢人的血統。
雨蛇，沖濯我，浣洗我，我定能以
沖濯和浣洗的方式來安身立命。雨
蛇，吞食我，咀嚼我，我終會在吞
食與咀嚼中脫殼。
蝮蛇猖獗的年代離開畫面，畫面之
外，城池如蠅蟻，盤錯交織的街巷
開始讓人獸喪失方位能力，雨蛇，
最後的稻草，緊緊地連接我夢中一
黑一白的飛龍
蝴蝶，蝴蝶，我的情人，我的糧食！
雨中有毒，這些裸體的雨毒，一定
不會是蛇毒。神力無邊，破柱取惡
靈，形似彈頭，又具旺盛生殖能力
，多妙！

雨蛇穿透夜幕，在我夢的誘施下，
所有的城市進入舞臺，雨蛇是看客
、條形的觀眾，謝幕時，城市們無一
生還。雨蛇用預備的巨網洩漏殘局。
夢是一種傘狀的物質，命定的恐懼
成為它互古的傷痕。而夢遺，耗去
我太多的才華！

■ 拉瑪里古

又名王里國，1991年1月生於西昌市
安哈鎮大菁村。

火 魂

母親顫抖的祈禱著
——孩子，如果有一天
你為你的民族自豪的死去
那就讓畢摩指引你
走向神聖的火葬地吧
因為你英雄的祖先
在戰死的那一刻
幻成了遠空孤傲的雄鷹
驕傲地回到了祖界

那麼神聖的火
請你也為我燃燒那
家支械鬥的刀光劍影
爾虞我詐的背叛忠誠
玩狎黑暗的無情鐵鍊
讓這一切都化為灰燼吧！
讓笑容再次爬上
鍋莊旁母親孤獨背影

啊！火 神聖的火
你是蒼白月下
柔情似水的女人
你是戰鼓鳴是
昂首衝鋒的男人
我們在火把的照耀下
蹣跚的前進了千年
我們在火塘的溫暖下
孤獨的歌唱了千年
我們是——火的民族！

■ 柏 葉

1963年生，雲南人。已出版詩集《飛翔的天空》等三部和長篇小說《魂歸沉寂》《瘋狂的野兔》等兩部。曾先後獲得第一、三屆雲南省文學藝術獎，第一、四屆“邊疆文學”獎。

我行走 在火把節 的夜色中

透過夜的星光，我看見無數燃燒的火把

還有無數在火把的光芒之中行走的人群
這時候，我想起一個多年前在森林
裏迷途的孩子

記得那是一個漆黑的夜晚，所有的人
所有的道路，所有的歌聲，所有的夢想
都被黑夜融化，時被熔化的
還有你的眼睛。然而始終沒有人聽
見你的呼喚

現在，我也迷失在火把節的夜色中
我也再尋找不到回家的路
我不知道在這個移動的人群組成的
森林裏

還有多少人迷失回家的路
然而透過夜的星光，我還是看見
無數燃燒的火把，那些火把飛揚在
道路的上空，飛揚在鳥兒的渴望中
有誰會相信遍地光芒的夜晚
人會迷失回家的路呢

然而我確實迷失了，我也再尋找不到
回家的路。在我的記憶中
那是一條穿過許多樓群的道路
現在，我看不見樓群，看不見一個
熟悉的人

我在喧鬧的人海裏孤獨地行走
沒有目的地，但我相信
只要一直堅持走下去，會看見
那些熟悉的樓群和熟悉的人
而且最終會看見在一片夢想的森林裏
熊熊燃燒不息的永恆的火把

■ 嘎足斯馬

漢名李果，1971年生，雲南省昭通人，農民。著有詩集《彝人的後代》。

歌場的起源

那時候，還沒有鑽木起火的本領
也沒有火把燃燒的夜晚
但你們已有神秘的刻劃符號
那樣的歷史可追溯到上萬年前
那些骨頭、龜甲和木頭，能留下來的
今天都成為了金條和宮殿

曾經讓考古專家都頭疼的刻符
事實上它已經閃現黑色文化的身影
它生機勃勃，歲月打磨不掉
大風吹不掉，走到今天的陽光下
我們最古老最古老的祖先
都是些母性十足的野女人。以母虎自居
與今天弄潮的瘋野的美女們，截然不同
今天的彝人，仍然認舅舅為大
靈魂中依然遊蕩著母系氏族的身影
而我們，都是你的根根和藤藤
你們開始結繩記事，刻木記事
那是一種經典。那是最響亮的骨笛之音
與大森林裏的動物和諧相處
認萬物有靈。崇拜大自然。崇拜祖先是
彝人從古至今的信仰和圖騰

那時候，歌聲很近。而夢很遠
四面環山的壩子，美麗富饒
綿延起伏的群山，象徵心貼心
手牽手的力量，象徵團結和友誼
“天人與地人，相會在歌場。野人舞
歌帕，獐子吹蘆笙，狐狸圍歌場”
穿蓑衣草的古彝人。學野獸吼叫的
古彝人。邊歌邊舞。手舞足蹈
你們苦累就歌唱
你們高興就歌唱
你們為迷茫而唱
你們為混沌而唱
你們為採摘到野果而唱
你們為捕獲到獵物而唱
你們為遷徙而唱
你們為征戰和廝殺角鬥而唱
後來，你們為一群人而唱
你們為部落的獨立和融合而唱
你們為今天的我們而唱
讓今天的彝歌越來越磁力滾滾

把歌場旋轉成一個圓。一個圓
像四面環山的壩子。像太陽。像月亮
像頭頂的天空。像金耳環銀耳環
像一個民族成熟的句號

■吉狄兆林

1967年生，四川大涼山人，著有詩集《夢中的女兒》，現居大涼山會理矮郎鄉火草兒村。

詩人是這樣煉成的

我說過我要叫一幢沒人見過的房子
大方地出現在這個我喜歡的地方
我說過我要在房子的左邊
種一棵蘋果樹
右邊，也種一棵蘋果樹
我說過我還要在兩棵蘋果樹
的腳上，房子的臉上
多刷一些石灰
請它們替我好好
等你。一年十二個月地等你

我說過我抽身來到了村外
一條暫時還沒有名字的小河邊
我說過我將在這條小河上
建起一小座石橋
好讓我們的女兒
成為大涼山最美的新娘之前
女兒不被水沖走。是啊

我說過
我向所有有機會見上一面的人都
都這樣說過

■俄狄小豐

現居大涼山甯南縣。70年代人。畢業於西南民院。

時代病人

時代的睡眠
枕頭與腳跟相距萬里
煙霧把臺燈籠罩成遙遠的太陽
腰酸背痛的腦細胞死撐著騰雲駕霧
酒精踏遍全身 找不到一處安靜的棲所

人 無緣無故地失去自己
據說血肉與骨骼發生矛盾
綜合症接近于正常

人們都很擔心
在時間裏泡得太久
心 在歷史和未來兩端
跳來跳去

現在 是一條陰溝
流淌著物質
我們背馱歷史和未來太累
影子在未來爭奪
時光一分为二
一半抽煙去了
一半摸粉去了
健康的人都往尾巴裏擠
每一個人的夢想都嘩啦啦的響
似金幣的聲音

■阿諾阿布

1971年出生，原籍貴州，現居北京。著有小說、劇本、隨筆及詩集《水一直在岸上》。

烏蒙山

一個男人年輕的時候離開
那真的不算離開
一個男人年輕的時候心痛
那真的不算心痛
來不及的表白 和表白
我看見北方的天空
多於一隻羊的憂鬱
我也看見一隻羊的憂鬱
多於整個北方的天空
不得不再一次提到烏蒙
是的 萬水千山之後的烏蒙
每一次聽到說她的名字
只是輕輕將嘴唇咬住
來不及的拒絕 和拒絕
我看見王府井的風
大於夢回烏蒙的速度
我也看見夢的速度
大於吹過王府井的風

■魯娟

1983年生，四川大涼山人，出版有個人詩集《五月的藍》。

解咒十四行（一）

“如何啟開一張中咒而失語的嘴”
智者不語，敲響十面古舊的羊皮鼓
第一面鼓喚回迷失於三岔路口的魂靈
第二面鼓喚回被一隻隻鷹叼走的靈感
第三面鼓喚回混於雜草荒蕪中所有美的元素
第四面鼓喚回久久遺失埋葬於山崗的辭藻
第五面鼓喚回經苦難和淚水洗滌的悲憫
第六面鼓喚回石頭和陽光暴跳如雷的力
第七面鼓喚回漫漫古道部落馬幫綿長的耐心
第八面鼓喚回秘同情人快馬私奔的激情
第九面鼓喚回懷胎十月的母馬旺盛的生殖力
第十面鼓喚回冥冥中神指引一切的方向
當十面古舊的羊皮鼓被依次敲響
火光中一張模糊的臉逐漸清晰起來

■阿卓務林

1976年生於川滇交界一個彝族山寨。出版詩集《耳朵裏的天堂》。

殤者

那孩子靜靜躺著。他的頭歪向一邊
陰影落在另一邊。他的手指和腳板
殘留柔弱的掙扎，鼻孔和眼瞳
敞開淚濕的夢。他的嘴唇乾裂
來不及抵抵春光，牙齒暴露
來不及咬緊夕陽。他的眉毛
鎖不住昏厥的痛。也許剛剛捲過
一場龍捲風，他的肌肉全被吹飛了
只留下瘦骨。他的母親枯枝般
乾癟的手，緊緊抱住高過身子的膝蓋
山谷般醒目的皺紋，深深銘刻
錯亂的驚恐。她的眼裏沒有淚水
但可以肯定，她的內心裝滿悔恨
她仰天長歎，然後倏地跪了下去
一朵閒散的雲，剛好掠過她的頭頂
剛好蓋住她的臉，蓋住全世界的螢幕

■雲鶴 (菲律賓)

迷宮

冀望著某種超越
你，企圖推翻
公式化的 A B C D
只是，機緣際會
進入另一種境界
是偶然還是巧合？

最完美的偶然在於巧合
但最成功的巧合卻非偶然，因為
海沒有浪永不能瀚浩
山沒有松則失去生機
饑渴時，唯水與麵包是
上帝

饑渴過的才知道，饑渴
是現實的最現實
真實中的最真實。而你
卻要在虛幻中追求現實中的真實
要從七加七等於七的迷思中掙脫
於是，你選擇漂泊——
出發，出發
橫渡地中海，你
企圖從這一種文化，走進另一類傳統

於是，在異域流覽
你感到血腥味好濃、好濃
第一次你認識生命，天道迴圈不息
沒有聖潔污穢之分，沒有高貴下流之別
當確認需要時，就得努力追求

當你選擇飛翔
飛翔讓你體驗了從三萬五千尺高空
躍下深淵的快感
而那是一種滿足，滿足于另一種再生
當大地在你胸前碎裂成往事的殘骸
只聽見高高的一聲——

生命最後的呼號

從這種文化，走進另一類傳統
憑藉歐元，你漫遊了
不熟悉的山山水水
山山水水令你詩意滿襟滿懷
你寫詩，詩言志
你卻把詩寫成從未出現的往事
永不能呈現的預言

努力求證，但永不能證實
誰能隻手
用詩遮去了滿天雲霞
誰能舉起山洪，把山谷沖成平原
商隱也好，金髮也罷
813-1900，這上下千年的輪回

商隱也好，金髮也罷
只有他，只有他們
能把詩
全打進了密不透風的
迷宮

■蘇榮超 (菲律賓)

痛感

輕輕的
將日子揭開
一切喜樂
哀愁
都已腐臭
只有乾澀的
歲月
仍咧開嘴
嘲笑著
儘是流言的
瘡疤

■葉竹 (印尼)

詩人患有眼疾 此事有詩為證

詩人最愛把玩他手中那把七管
人們譏笑他無聊且
患有很嚴重的眼疾
有如月光是羅曼蒂克的被看成寒的“霜”
眼見黃燦燦的夕陽卻說是“白日”依山
疾病一發不可收拾
此詩傳染那詩
事出有因當然這是視角不同
有趣的是就是這種不同
詩才能長壽
為了超越時間
證明患上眼疾有時也有必要

■於而凡 (印尼)

面具

我會戴上
你所要的面孔
用他那無暇的笑容
卸下你心中的禦防
我的圖畫
就化成了你的夢幻

我不會永久依賴他
我會在戰後卸下戰甲
可是
使勁了牛力
怎麼都剝不開脫不掉？
在鏡中——
他對我露出無邪的笑

■ 蟻松裕 (東埔寨)

葬花辭

花兒漸枯萎，
它們又將離我而去，
儘管我天天澆水施肥。
花兒的主人啊，
你別惆悵，你別傷悲，
花兒依託著你的殷勤相守綻放光輝；
你依託著花瓣的芳香撒滿人間。
它曾有過群花競秀的豐采，
它曾擁有美化世界的權威。
如今它留下餘香離去，
無怨無悔。

■ 林新儀 (東埔寨)

民心最貴

有的人還活著
但他已經死去
等待他的
是上帝的最後審判；
有的人追求不朽
卻留下永遠的罵名
等待他的
是歷史的徹底清算。
無論是誰
躲在金字塔裏
或是躺在水晶棺內
不過是
一把權力的骨灰，
將它揚棄
天空會更加晴朗
乾坤會更加壯美。
人民永遠處在下位
就像水
常處眾人之所惡
但高高在上者須知
一滴水不成氣候
匯成大海就可挾持風雷；
請記住
草根雖賤
民心最貴！

■ 吳岸 (馬來西亞)

哀白鷺

一隻白鷺
不棲于江邊煙樹
卻獨立在高壓電柱
環顧
不見青山翠谷
只見高樓遮日
俯瞰
沒有清泉靜湖
只有車流洶湧的公路

啊 孤獨的白鷺
童時我看你
翩然輕落在水牛背
長大後我見你
霍然飛起
自李白的秋江詩
如今
為何流落到此？

徬徨四顧
不如歸去
歸去 歸去
何處是歸宿
歸去 歸去
處處
煙霾毒霧……

■ 王濤 (馬來西亞)

維港燈語

潮聲深處，匆匆的腳步在獨白
——你要走向何方？

光是生命存在的告示。
今夜我又望著岸上萬家燈火
曾經對我說話的依然閃爍

對我眨著明亮的眼睛的
自信而智慧灼灼

昨夜湧入我夢海裏的燈影
波光粼粼
有你微微的歎息，有他
隱約的傷懷，然而
一切失去的不過是
明日緊緊的擁抱，今宵的歡樂

雖然你總是疲憊的回到了家
窗戶如星，如你
充滿希望的景仰
而你的心跳是街道的律動
匆促落在股海翻騰處，落在
樓臺與地鐵電門旁
那刷身而過的驚喜

汽笛催醒港灣的浪花
那飛翔的夢悄悄飛了回來
大嶼山靜靜的俯瞰著
秋天風涼。春天
紫荊花更嬌豔

豁然的地步歸心匆匆
雨絲歡泣，雲舞新姿
而那站立在高處的，在夜色
最深沉的守望與閃爍的
我知道，那是一朵朵
穿越過母親大地的微笑……

■ 許均銓 (緬甸)

河心塔

巨礁上的金塔
反射出
一片耀眼的光彩
似一艘永遠拋錨的船
停留在
仰光河中
千百年來

虔敬的教徒
講授一齣又一齣
神秘的宗教輪迴故事

苦苦尋覓得道高人
想學幾招
瀟灑解除塵世煩惱
只見到
仙及河中的鱗魚群
咽下米花團後
張開巨口
吧噠吧噠向我敘述
更高深的故事

■段春青 (緬甸)

歲月

留不住你
你見過
前世我在何方
你就在夢裏流淌成
一朵朦朧菊

告訴我
如何珍藏你的錦盒
那是你遺忘了的溫柔
我該不該採擷
凝結在懷裏的花香

■嶺南人 (泰國)

紅樓打坐

——贈曾心

紅樓裏，盤腿獨坐
似睡 似醒

似老僧入定
坐成
樹上鳥聲
天上白雲

■曾心 (泰國)

老井

一口老井
跌落一彎殘月

拋下水桶
打上祖祖輩輩的滄桑

沉重地拉
一條古老文化的根

■周燦 (新加坡)

通連車

上車的地方
是霧茫茫的前世
進了站
便來到風和日麗的今生

年復一年
終於面臨
必須轉車的時候
只是不確知
這一回
該在哪一站下車

隆隆聲中
一幌又踏上旅程
直奔另一個
霧茫茫的來生

■郭永秀 (新加坡)

隔夜麵包

——寫胡志明市街邊賣麵包的小孩

暮色，像他的希望
慢慢黯淡了下來
街燈拋著媚眼
開始揶揄他、數落他

嘲笑他，家
為何近得如此遙遠

人來人往，車來車去
誰也沒有在意他
眉宇間的無奈和落寞
還有掠過身旁，許多
匆匆的行色，許多
和家人用餐
話家常的 渴望

他的家——
在遙遠的記憶中
記憶裏，有沖天的火光
父母淒厲的叫喊聲
如今只剩下
幾塊拼湊的木板

滿籬的希望
在漸冷的夜色中顫抖
對著長街明滅的
燈火，他默默等待
一個不能圓的夢

看著漸少的車輛和人群
他只有把自己
怔怔地，坐成一個
隔夜的麵包

■鍾靈 (越南)

秋天尋常葉落

秋風讓殘黃婆娑的起舞
天涼翦翦是誰喚它作愁緒
尋往事赴前程一生盡在求索
常有常無常得失常倥傯彷彿
葉再周旋枯萎終為事實
落定的塵埃如何用一字了得

■梁心瑜 (越南)

網

朦朧的眼

朦朧的心
自我陶醉自困綺麗幻像中
焉不知太近的距離視線已被局限
如何解讀
燃燒後的落霞
詮譯漫長黑夜暗暗散開
當醒覺回顧
璀璨蕩然無存
如夢非夢的事實
歲月驕陽無覓處

■無極人（汶萊）

山水的記憶

令生命更燦爛的山水
還留有頑強的鬥志
還埋著堅定的信念
婁山以綠來揮寫大地
赤水用血來改寫歷史
強人在蕭瑟的氛圍中崛起
來客聞著酒香暢飲歷史的悲壯
他們投入了山河寬闊的胸懷
自我感情的激流在奔騰澎湃

兩山對峙
一水中流
青山峽流所帶來的舒暢
讓歲月的過客
都成了不知名的人兒，花兒，蝴蝶
思念總是串起過往的事蹟
萬千生靈
已和深山曠野融為一體
守望著婁山關，赤水河，金沙江
這些逐漸淡出記憶的山山水水

■水上草（汶萊）

遷移

祖先
埋葬在中原

爺爺
埋葬在閩南
爸爸
埋葬在南洋

孩子
遠征在西洋

■薛楚明（老撾）

星月沉思於Pakse故鄉

黃昏在故鄉Pakse湄江乘木舟安靜賞景
岸邊草原蟲聲悠悠隨著江水流音
思緒裏有些纏綿不休
心兒變得空蕩愁憂
童年在此江戲水游泳
成年攜眷渡過此江逃難避暴政

明月給清空一片清柔的光亮
抬頭仰望，星閃，月光
低頭沉思那逃難與牽掛的心酸
微微仰望
銀光透射過的一絲遊雲啊
是今夜孤獨者唯一的行囊

■賴建良（老撾）

遙思

在遙遠的記憶中
我追尋，那一絲絲苦笑
自你唇邊消失
有如秋葉飄落
是那麼自然

想起當年那一幕
你的柔情如潮聲
你的淚水似浪花
可是，一瞬間
又是那麼無奈
無奈地消失
在浪濤中

■林小東

三孔之痛

孔廟

樞星門內
古柏，一排排
九進院落旁
碑亭，一座座

碑上

有著歷朝贊歌
有著歲月痕跡
還有著孔老夫子被批鬥的
傷口
隱隱作痛

孔府

歲月滄桑
斑駁不了孔府紅牆黃瓦
歷朝換代
換不去至聖先師的尊崇

宏大府第
遊人的喧嘩
聲聲迴響
殿宇軒昂下
我在努力尋找著
哪裡有衍聖公的
笑聲

孔林

有朋自遠方來
不亦樂乎

沉睡了兩千年的孔子
現天天用碑林的寧靜
兌換人民幣
迎遠近遊人
不也樂乎

2011/09/30 寄自越南

■夏野

雁如行

雁南飛，大風捲長天共弋
如幽行，秋水與落霞齊舞
——題記

你

一振長翼驀然又回首
臉孔微服了星空
月色冷
心胸翕張
半是甜蜜半是苦痛

唇吻櫻紅
花蕾芳馥
晚霞渴望早早黎明

我

高山流水啊！
——滿目雲靄
飛鷺相逐啊！
——落花無情
霧昇了
豪放無美不臻
記憶的碎片
又在翻新

你

一冬枯葉又見綴嫩綠
雙目睽睽
吃立海浪中的孤礁上
飄逸又朦朧
綺麗又含蓄
俯瞰生命的時鐘
回眸一笑雙翼叫春
脈脈溫馨

我

你，堅韌的魅力
如同旭日潔白的脖頸
撕去誘惑——

■冰花

秋風

——讀非馬〈秋葉〉有感

風吹
本想把秋葉
織成網
好
接住
失落的
秋

反使
秋
摔得更疼

心靈遮醜布
你，一團火似的鼓翼
是送別我的禮品？
是一柄刺心的匕首？
不，是不語的驚嘆號！

你與我

緊握著手——
飛翔……歌唱……
在大海和山崗所去的地方
你是我心中探路的拐杖
——攀登高峰要你
——跨越海洋要你
——夕陽西下要你
我不盡心中的美夢！

* * * *

隔山瞭望
紐約康尼島白浪滔滔
詩湧心間
我，去迎接風暴

2011年11月1日於新澤西

銀輝流淌滿地
觸痛
深深處的傷痕

憶起你
燦如朝霞的笑容
冷艷似月的溫柔

月亮
童年仰望的那枚
永遠最圓最亮

百聽不厭的
還是
那首慈母低吟的月光光

母親！您走得好遙遠
視野極盡
仍無法觸及您的容顏

1.11.2011

■施漢威 夜思

■
依
變
十年前
咱們在窗台遙望明月
之後
可能是我聽漏了一個號碼
失去聯繫
可能是你誤讀了一個數字
音訊渺茫
尋遍過五湖四海
最遙遠的距離
也許最近的

幾個十年

皇天有眼
咫尺天涯
手足情深
再遙遠的距離
親情以血濃于水的思念
視頻中
紅著雙眼
交叉舌尖
默言相對
咱們還有幾個十年

寄自越南 2/11/2011

■謝青

帶怒的雨

雨大顆急驟落下
嘩嘩啦啦不停
像一個得志小人
那副德性看了噁心！
從心理學分析
雨也有委屈
海水初受蒸發
憋著一肚子悶氣
上升成為流浪的雲
每天看著 Star war 式拼鬥
還有爭奪海洋和土地
財富和資源
招招毒辣猙獰
帶怒的雨
豁出去了
醜惡嘍！它聲嘶力竭
你們狼貪自私
地球資源快沒了
溫度被迫增高了
北極冰山摧毀，多處水患為害
而且殺戮不止
災禍連年
我要洗滌主謀者腦子
要他知道現況可悲……

■于中

她答她的

雨停…未停…停
在簷前、候命地聽
那秋的可憐

10/9/11 寫於休士頓

■蔡可風

龍之殤

俯伏在中華大地的那兩條巨龍啊
在抽搐 抽搐著長長的身軀
一條 枕向渤海海灣
一條 枕向東海海灣
傾注著淚水 由清冽轉為咸苦辛酸
帶膿血 帶淋巴 帶渾身的排泄
淚水 時續時斷 也快要流乾了

曾經戰敗了玉龍三百萬 的壯舉
一恁殘麟敗甲滿天飛舞 的天威
咆哮直下華北 高原、平原 入海
咆哮直下華中 高原、平原 入海
莽莽崑崙山脈 源源不絕的乳汁
孕育出 黃皮膚的炎黃子孫
更閱盡 千百代 人間春色

究竟是從哪一個地域 世紀
從哪一代人 驟然興起
一個邪惡狠毒的念頭
要從深深的地層裏 把億萬年前累積
經已深埋了的 林木變得黑亮的軀體
海洋生物沉積的軀體
掘出煤、油來揮霍 成就敗家子的風氣

誰也應該珍惜 太陽和水份的賜予
誰也應該珍惜 前人寫就的文明史
把有限的醞藏耗費盡的同時 還要把渣滓殘餘 潑向善良的山川大地
金黃色巨龍啊 你天天所啜飲到的是日漸變得越來越酸的 酸雨
你俯伏在被污染得光怪綠離的大地
每年三百三十億噸的污穢
穿透過你的片片鱗甲 去毒化你
你，龍的神經脈絡血管 遍佈膏肓身軀

河殤 預警河殤的吶喊 已被
崛起、崛起的雄偉的讚嘆

■彭國全

晨月

在雲海里顛簸
被更鼓一聲聲催促
載著夜
卸下天邊

月色慘白，很累了
是遊子一再加重了的鄉愁
使你承載超負荷？
是詩人吸吮母乳般的清輝釀詩
傷了你的元氣？

千萬不要沉下去啊
我剪江邊的一片山影
給你做帆

月，不畏沉沒
取下清輝
給晨曦增光

異鄉人

同性相斥，是
異鄉對異鄉人相斥 無法求同
在明月上引經據典印證的歷史結論
自古讓異鄉人仰閱

異鄉的淚水不一定淹死人，但
異鄉人知道會淹死異己的自己
有時爬上岸回到故鄉喘氣

遍唱著的紅歌的聲量 所遮蔽
黃色巨龍群体的哭泣
從有聲到無聲 已漸次成習慣
醫藥和毒藥 已麻木得不知區分
崛起 崛起之夢讓大大小小的
金黃色巨龍們
加上傳人 沉默地注視
陪伴 鞠行次第的一個個葬禮

2011年十一月於紐約

■輕鳴

一片空白的喧寂

一筆，從春夏秋冬拉扯到

五四 III II 10

時節的變幻朦朧密碼的清晰

羅馬數字 VS 阿拉伯數字超時空聖戰

快捷的電腦程序刀鋒般切換

一筆，塗抹成

不連貫的連環畫面

老槐樹的歪曲嘲弄老祖母的佝僂

女媧、該亞、夏娃同台合演多幕情節劇

灰色獨白的延宕定格為大道無形的延異

一筆，嘩啦啦自動漫游

發源於太陽穴的小溪

流成大河，流程莫測

雨雪精血匯聚

表層、深層相互滲透沖擊

折筆斷章，蝶飛風起

吐煙圈的女人

她

從小就會吸煙

有人勸她別抽，她說

瞧瞧周圍那些煙鬼

與其被動挨熏，不如主動噴發

她時常達旦通宵，在自己吐出的煙圈兒中

鑽來鑽去，像蛇還像雜技演員

她把煙圈兒吐成耳環、手鐲、腳鏈和頭箍

用來打扮自己，這使她感到一種

虛幻朦朧之美

她很喜歡把十指一根根或同時插入煙圈兒

覺得那是一種快慰盎然的隱喻

最終，她受夠了真實的沉重厚黑

把腦袋探入一個縹緲的大煙圈兒

伸著舌頭，懸空表演永垂的行為藝術

■譚健生

讀柳宗元

〈江雪〉有感

冰冷的千山一如驍悍的騎士

剿滅了所有春的痕跡

一柄孤傲的鉤杆

如何釣得起沉重的品格？

2011.10.22

巡視長城的那隻綿羊

一隻離群的綿羊，惶恐地

爬上峰巔靜臥的長城

不是為了旅游，不是出於懷舊

不曉得這是一個古老民族的脊梁

也不知道這裡埋葬著多少興衰榮辱

鞭撻飢腸的牠，一路追蹤野草逃生的行跡

至此，只受本能欲望的驅使

哇，這裡簡直就是一個極樂世界

沒有任何別的食物競爭

沒有牧羊人的鞭響，沒有……

牠，放開肚皮放開膽子放心放肆地獨食

但不像狼那樣吞，也不像虎那樣咽，而是

仔細咀嚼，咀嚼飢餓的滋味

咀嚼缺乏的刺激，咀嚼獨佔的快感

牠，目光漸如鷹爪，決心根除幼稚

那怕躲在斷壁裂隙中秋毫般的嫩青也不放過

就這樣，牠，巡視了整個長城的委曲

恣意把玩高度的孤獨，最後牠的

熠熠白骨

和以往無數修建、守衛長城好漢的

白骨，一快堆兒

結構長城的頹廢、解構長城的不朽

■杜文輝

秘密 七首

清明

一個。兩個。三個……

人啊，

落在地上的雨點。

城市

磁塊。

吸動碎屑成為魚。

我的脊背發青發紅發舊，奔跑。

玻璃露出牙齒。

秘密

在背後；

在衣服底層。

透明的瘋人、白樺林——

邊歌邊舞，脫衣服。

暮晚

每個人手裡拉著一頭獸，

出來自由。

舞夜

古老的火車，

緊緊咬住兩段鏽紅。

生動的蛇，

慢慢出洞。

島

人在粗礪的島上，

四周是海水。

累

如果他累，

他休息時一定更甜蜜。

2011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Tomas Tranströmer 輯



Tomas Tranströmer

詩人 Tomas Tranströmer，2011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陸譯作特蘭斯特勒默、特朗斯特羅姆。台灣有譯作川斯楚默、川斯綽莫、川斯楚馬等。前者拗口結舌，後者東洋味太重，當今世界大家都會一點蟹行文字，與其不能統一譯名，不如直截了當採用原文，是謂“2011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Tomas Tranströmer 輯”得名之由。

——編者

從特朗斯特羅姆說起

◎秋原

寫詩本來只是一種極小眾的文藝行為。詩人艾略特曾戲之曰“mug's game”；是一種無所謂的玩意。至於詩的好壞與詩人的名氣，得獎與否，實際上並沒有多少直接的關係。然而，當世界上數以千萬計的人正在為經濟衰退、失業和麵包問題而擔憂，當電視、電影、電腦網站、Iphone、Ipad 傳達的商業文化幾乎左右了人類的生活，當大家都覺得詩已經頻臨死亡的這個年頭，瑞典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在今年 10 月 6 日，決定把 2011 年度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 80 歲的瑞典詩人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Tomas Tranströmer）似乎又讓人覺得——詩還是有它的價值。而這一次的諾貝爾文學獎的確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值得一談。

首先是瑞典諾貝爾文學獎本身。它的頒獎歷來都引來國際爭議。最常見的是說它是歐洲中心主義。也因為這樣，據說瑞典諾貝爾學院一直不敢頒獎給自己人，可是在今年評審委員會說是經過深思熟慮，決定獎頒給特朗斯特羅姆。這是繼 1974 年的艾溫德·約翰松和哈里·馬丁松，三十七年後獲獎的第一位瑞典人。特朗斯特羅姆得獎的原因是：“透過凝鍊，清晰的意象，他為我們提供了通往現實世界的新途徑。”當瑞典文學院公佈這項消息後，現場立即響起一片熱烈的掌聲。

特朗斯特羅姆 1931 年出生於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他的父親是一位記者，母

親是一位教師，父母離異。他由母親一手撫養長大。一開始他想成為自然科學家或考古學家。中學畢業後他在斯德哥爾摩大學讀心理學，1956 年畢業。此後四年他留校研究歷史、宗教和文學。六十年代曾在瑞典一間少年罪犯拘留所從事心理學輔導。1965 年他與夫人和孩子一起搬到斯德哥爾摩以西 40 千米處的小城韋斯特羅斯，並一直居住至今。他在 1980 年退休，1990 年因腦溢血使他的右半身不遂，語言功能也受到阻礙，日常生活須要依靠拐杖、輪椅幫助。

特朗斯特羅姆於 1954 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詩集《詩十七首》，在瑞典詩壇引起轟動。其後陸續出版了詩集《路上的秘密》（1958）、《半完成的天堂》（1962）、《窗與石》（1966）、《夜視》（1970）、《路徑》（1973）、《波羅的海》（1974）、《真理障礙物》（1978）、《狂野市場》（1983）、《給生者與死者》（1989）、《悲舟》（1996）、《大謎》（2004）等。特氏也獲得多項國際及瑞典國內的文學類獎項。他被公認是繼波蘭的米沃什（Milose）、蘇聯的布羅茨基（Brodsky）、愛爾蘭的希尼（Heaney）和意大利的蒙塔萊（Montale）後歐洲重要的象徵主義和超現實主義詩人。

特朗斯特羅姆詩的特色是凝鍊簡潔，他使用很少的字來表達豐富的寓意和想像力。

他的詩大多源於對生活與自然界敏銳深刻的觀察，他善用意象、隱喻來揭示內心世界。他的風格極其樸素然而讀起來卻有新穎活現的感覺而又有神祕與夢幻的魅力。特氏的詩沒有激情或大道理，近乎“為藝術而藝術”的作風。他的

詩有濃厚的超現實主義與象徵主義色彩，也有點接近深層意象派（Deep Image）。整體來說，他自成一派，不屬於某一個流派。請讀下面這首他的〈隆冬〉（Midwinter）：

一道藍光
從我的衣服放射出去
隆冬
冰的手鼓作響
我閉上眼
有一個無聲的世界
有一條裂縫
死者就在那裡
被偷運過邊界

另一首〈垂憐〉（Kyrie）：
很多時候我的生命在黑暗中睜開它的眼
感覺有一大群人在街上盲目地擠
興奮地朝著一些奇跡
我卻留在這裡而且沒有人看到我

就像一個小孩在驚駭中入睡
聆聽他自己撲撲的心跳
聽了很久很久直到早晨把光伸進門鎖
把黑暗的門打開

有趣的是：六十年代，台灣詩壇曾經一度提倡超現實主義。然而當時卻受到不少的詩人、讀者所詬病為虛無晦澀。超現實主義在台灣的發展因而有限。反觀特朗斯特羅姆的詩集在人口密度平方公里只有 20.6 人的瑞典曾有暢銷三萬冊的記錄，兩者之間實在是天淵之別。

更有趣的是：詩人特朗斯特羅姆姓氏的漢譯。一點不意外的是兩岸各有各的譯法。大陸譯作“特蘭斯特勒默”、“特朗斯特羅姆”。台灣有譯作“川斯楚默”、“川斯綽莫”、“川斯楚馬”等。各行各素。不啻漢譯怎樣，祇要註明原名，大家都知道是同一個人。

除了傑出的詩藝，特朗斯特羅姆有令人敬佩的人格。1990 年，60 歲的他因患腦溢血導致右半身癱瘓，並影響了言語能力，但詩人沒有放棄，一直堅持寫詩，並努力學習，可以左手彈奏鋼琴。

他堅毅不撓的精神令人敬佩。

特朗斯特羅姆雖然是瑞典的國寶級詩人，然而他和夫人生活簡單，從 1965 年始便住在小城韋斯特羅斯(Vasteras)普通的政府公寓，深居簡出。他為人低調、謙遜，遠離奢華與張揚。反觀不少漢語詩人除了日常忙碌的工作之外，更有無窮無盡的聚會酬酢，如何有個人的內在生活、修養性靈以至創作的時間與空間，實在令人懷疑。

另一方面，不少漢語詩人以為，成為大詩人必須多產，讓自已經常保持可見度(Visibility)。詩人之中每年有幾十首至百多首的詩產量者大有人在。特朗斯特羅姆惜墨如金，他的詩很短，而且產量極低。從 1954 年首次發表的《十七首詩》迄今，他寫的詩不超過一百六十餘首。因此每次將他全部作品結為一冊時，通常只也有兩三百頁，而他卻是大詩人。

其實，詩貴醞釀，寫作本身更需要琢磨推敲，古人有“吟成一個字，撚斷幾根鬚。”的感嘆。詩是一種高層次的文學藝術，豈是一般消費品可以大量生產，粗製濫造？

最後是詩翻譯的問題。

特朗斯特羅姆的詩已譯成六十多國的文字，特別是荷蘭語、英語和匈牙利語。無疑的，詩經過翻譯，難免會失去原文的語言特質如音韻、節奏的聽覺效果。然而特氏的詩能廣為翻譯，必定有一定程度的共鳴。中國大陸從八十年代便開始出現介紹特朗斯特羅姆的翻譯。詩人更訪問了中國。1990 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由李笠翻譯的特朗斯特羅姆的選集《綠樹與天空》；2001 年，南海出版公司出版了李笠翻譯的《特蘭斯特勒默詩全集》。他的詩更啟發了不少中國的新詩人。在台灣，特朗斯特羅姆過去雖然沒有引起像在大陸廣大的注意，不過也出現了他的漢譯。經過這次的得獎，特氏的詩也許會得到更多漢語詩人與讀者的賞識。而他的詩在翻譯後（而且大多是經英譯再譯），仍能超越語言國界，引起共鳴。原因似乎在於特氏的作品題材大多與日常生活、自然、死亡、歷史、夢和記憶有關，他使用的語言相對平淡和簡單，加上了富於畫面感的想

象，讓人們對現實世界耳目一新。

在此更引伸了另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詩之由來始自於歌，因而自古以來，詩的音樂性一直被視為詩的構成元素，而有格律的形式。然而，由於人類社會不斷發展，生活、題材、語言、文字，感情、思想、經驗以及的美學觀念也日新月異，愈變得複雜豐富……因此，舊有的形式再不適合新的內容。詩人藝術家要擺脫這些形式的囿限，自由表現。自由詩 (free verse) 也因為新的時代思潮而產生。然而，時至今天，不少人仍然陶醉於詩的音樂性，仍然抱著歌的大腿不放，哼哼唧唧，欲罷不能。新詩不僅被冠以“詩歌”之名。不少新詩人下筆時仍然不忘音律，但願能押韻處盡量押韻，能鏗鏘處盡量鏗鏘。殊不知這種以歌作詩的心態，實在是本末倒置，和寫格律詩者祇不過五十步與一百步而已。事實上，這種詩、歌不分，混雜不清的觀念，直接影響了漢語新詩的發展。多少年來，由於在音樂性的要求下，詩幾乎不能不悅耳，要悅耳便往往不能不抒情不能不感性。也因為抒情感性，多少年來，漢語新詩文字的獨立性孱弱無力，詩的理性嚴重的發育不良。請看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踪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押的是仄韻。如果不是用普通話唸，有可能就不押韻。把它翻譯成英文，五言絕句的翻譯根本不可能，祇能意譯。詩中描繪的景色：由內在視覺產生的崇高意境，正是古今中外的讀者讚賞之處。它幾乎是超越語言，更妄論音律。

如果把李清照的〈聲聲慢〉“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譯成英文，原文的音樂美可能會淒淒慘慘地喪失殆盡。

在二十一世紀，透過翻譯的文學交流日趨重要。如果把詩的視覺，詩的思想性和詩在原文的音樂性經過翻譯後出現的誤差與損失來作一比較，前者似乎有利。

以上就瑞典詩人特朗斯特羅姆得獎雜誌一談個人的感想，希望有識之士們作更深入的討論教益，這也是拙文的目的。

川斯綽莫詩兩首

◎秀陶譯

在豐沙

(寫於馬德拉島)

沙灘上有個海鮮館，簡陋，只是由罹難而倖存的海員們搭起的一間棚屋而已。除了海風而外，很多人都是過門不入的。一隻黑影站在冒煙的小屋深處，正在以古老的大西洋食譜煎著兩條魚。大蒜末在爆跳，油浸過了切片的蕃茄。每一啖食物都說明海在祝福我們，在深處，以嗡嗡聲。

她同我相互望進對方，就像爬那長滿野花的山坡一樣，一點也不覺得吃力。我們曾與動物同在。它們歡迎我們，我們並不變老。多年來我們在一起，經歷了那麼多。包括那些不怎麼好的幾次（如當我們排隊替健康的巨人獻血——他說他想輸了血）。一些小事件要說它曾撮合我們，也就該分離我們。而有些事情我們已經全然忘卻——雖然它們並未忘記我們。它們已變作石頭，黑而且輕，散置著，如同一種鑲嵌。而現在又這樣變幻起來：石塊們移合攏來，鑲嵌重現，完整。它在等待我們，它正在旅店的房牆下發光，有些形象強烈而溫和，或許是一張臉吧，正在我們除衫時還看不完。

天黑時我們出門。海岬暗而有力的爪直伸出海。我們走在旋動的人群中。我們被好心的溫柔的暴行者毆打著……每個人正以外國腔興奮地

交談著，“沒有人會是一座島”。我們從“他們”得到力氣，但也從我們自己。從別人看不到的內部，那只能自己會合的內部，最深處的謬論，地下車中的花朵，吹向善良黑暗處的陣風，空杯中飲料的泡沫，放大靜寂的擴音機，每一步之後又重掩合的小徑，一本僅能在黑暗中閱讀的書。

曠地

叢林深處，出人意外地有一片空地，只有迷途的人才能找到。

曠地被自我窒息的叢林圍繞。黑色的樹幹上長滿朋地衣的粗糙的鬍鬚，擁擠的樹從頭到尾都死了，陽光下只剩下零零落落的幾根綠枝。下面是重疊的陰影，沼澤漸增。但曠地上的野草卻出奇地綠意盎然。大石彷彿曾經過著著意安排似的躺著。它們一定是房子的基石，我也許錯了，誰在這裡住過呢？什麼答案也沒有。名字可能在某個打不開的檔案櫃（只有檔案永遠年青）內睡著了。口述的傳統已隨同它的記憶一起死亡。吉普賽的部落也許記得，但那些會寫的人已經忘記。寫下來，忘記掉。

這個小房子哼出了聲音，它是世界的中心，但屋中的人或者死了或者已經搬走，歷史已經終結。那地方年復一年地空立著，小農舍已變成一座獅身人面的謎。

就算我從前來過現在也該走了。我投身於荊棘叢中。要穿過它們，你得向前一步而後再打橫兩步像一顆

棋子一樣。荊棘漸稀，透出光亮，我的步度也略寬了，一條扭曲的小徑出現，我又回到信息網了。

在嗡嗡聲的高壓電桿上，一隻甲蟲正在曬太陽，在它發亮的甲殼下，它的飛翅巧妙地疊合著，就像經過專家疊好的降落傘一樣。

譯註：

Funchal 豐沙，馬德拉群 Maderra 群島之首府。

棋子 西洋棋 Knight，或中國象棋之馬的走法。

譯後：Tomas Tranströmer，瑞典詩

人，生於 1931 年，今年剛好 80 歲，曾傳說了好幾年要得獎而終於不得，今年才算傳說成真。

瑞典詩人川斯楚馬 俳句選譯

◎向明譯

一
電力線伸過
結霜的國度
在眾樂齊奏之北

二
雪亮的太陽
是長跑選手對抗
死寂的藍色山脈

三
我們必得與
小楷字般的草芥及
來自地窖的嘲笑者共存

四
太陽西沉

我們的影子成了巨人
不久一切都成幻景

五
紫色的蘭花草
油罐車一閃而過
滿月正當空

六
中世紀保存下來的
艾倫古城，冰冷的獅身人面
空曠的競技場

七
樹葉們低聲細語
一頭公豬在彈琴
有鐘聲和鳴

八
夜色西流
從地平線到地平線
都合著月娘的步調

九
上帝現身了
在鳥聲婉轉的隧道
揭開了止步的封條

十
橡樹陪同月亮
發光，星辰寂然
冷冷的海洋

（川斯楚馬的十段俳句至今有大陸詩人李笠、從文、得一忘二及臺灣詩人陳黎譯成中文在網路及報刊發表，我今再按俳句形式及韻味試譯求教同好。）

美國詩人瑪麗·奧利弗

詩三首

◎木也 譯

克拉普池塘

在樹林三里之外
克拉普池塘躺在
橡樹和松木間，
灰石灑落在深冬的田野上

一隻野雉雞
抬起青銅色羽毛下
黃色的腿，火焰般張開
被曬黑的翅膀；

還有一隻母鹿，突然躍到土地時
泛起潮濕的霧氣，她于灌木叢中
閃現
又疾馳而去。

臨近夜晚：雨
從黑色的雲層傾瀉下來
猛烈敲打著屋頂。殘留的橡子
落到門廊前；我把一根圓木
接著兩根，更多的圓木
投進火裏。

有時萬物是如何彼此靠近
一把畫扇，景色與時光
一起流淌，直至距離的意識閃現
比如說，克拉普池塘和我
消失不見，我們的邊界消融
如同翅膀上的羽毛，
萬物交融。

夜了，半眠半醒地
躺在毛毯下，我看到
母鹿，渾身掛滿閃亮的水珠
穿過松木潮濕的枝幹，伸出

長長的脖頸，低頭飲水

在池塘
三里之外。

八月

當黑莓飽滿地
掛在林間，在這片野生
荊棘林裏，我整天
坐在高高的
樹枝上，伸出
被劃破的手臂，什麼也
不想，只這夏天的黑蜜
溶入口中；一整日裏我的身體
任其自然。在流過的
幽暗溪流，這裏有我
生命的厚爪，遊蕩在
黑色鐘形果與樹葉間；
那兒還有這快樂的舌頭。

黑水塘

雨下了一夜
黑水塘動盪的水安靜下來。
我掬起一捧，慢慢
飲下。它嘗起來
像是石頭，葉子，流火。它將冰冷
落進我的身體，喚醒了骨頭。我
聽見他們
在我體內深處，輕聲說著
哦，這轉瞬消逝的
美妙事物究竟是什麼？

在安娜·阿赫瑪托娃畫像前

◎意兒 作

◎余問耕 譯

在一幅畫中您曾走到樹蔭下
您一個人走過晴雨，暴風，冰雪

您曾渴望可以像小孩子一樣婉轉的哭泣
您一個人承受了多少折磨，唾罵

您曾在愛情面前折腰拜倒
您一個人面對著暴力

您曾每晚石階上等待一個熟悉的身影
您一個人在牢獄裏吶喊

您這個裹在黑衣裡的弱小女人啊！
您曾走過這人世間

您曾被放逐邊關
您曾得到奉獻
您曾被辱罵
您曾受到尊崇
您沒有萎謝
在怨恨中
沒有溶化
在淚水中

您這個裹在黑衣裡的弱小女人啊！
您曾走過這人世間嗎

譯自越文《青年報》

譯者按：

安娜·阿赫瑪托娃（Анна Ахматова，
1889年6月23日-1966年3月5日），
俄羅斯“白銀時代”的代表性詩人。她
被譽為“俄羅斯詩壇的月亮”。1912年
在俄羅斯出版第一本詩集《黃昏》，引
起了詩壇的關注。1914年3月，出版第

薩爾瓦多·誇西莫多 阿格利根騰的大街

◎馮冬譯

我還記得那陣風
點燃馬的鬃毛，奔跑，
傾斜，穿過平原，
風在砂石間穿行，弄髒它們，
還有圓柱與男柱像的憂鬱之心
撲倒在草叢。先人的魂魄，
灰色的恨意，隨風重返，呼吸於
輕如羽毛的青苔，被天堂拋落的
爬滿青苔的巨人。
多麼孤獨，在仍屬於你的空間！
你的痛苦將加劇，如果你再次聽到
遠處奔向大海的聲音，
長庚星用黎明給天空畫出條紋：
趕車人緩慢登上月光之山
單簧口琴在嘴裡顫動
在阿拉伯橄欖樹的低語中。

二本詩集《念珠》。1917年9月，出版第三本詩集《白色的群鳥》。三本詩集的出版使阿赫瑪托娃躋身於俄羅斯一流詩人行列。十月革命後阿赫瑪托娃頻繁遭到蘇聯當局迫害。被剝奪發表作品的權利。1935年至1941年期間，在無盡的迫害與磨難下，詩人寫出了重要的代表作《安魂曲》（又名《輓歌》）。1966年3月5日，阿赫瑪托娃因心肌梗塞逝世，享年77歲。而直到1987年，她的《安魂曲》才得以全文發表。

詩人與公民

涅克拉索夫作

陳殿興譯

譯者小引

涅克拉索夫是俄國著名詩人，在本刊總第116期已作過簡要介紹，我想這裡就不用著再多說什麼了。

他的這首詩作為序言發表在1856年出版的詩集裡。這部詩集一出版就引起轟動，大評論家車爾尼雪夫斯基說，進步讀者反應之熱烈，只有普希金最初幾部長詩或果戈理的《欽差大臣》和《死魂靈》出版發表所引起的轟動堪與媲美。這部詩集的出版使沙皇當局頗為惱火，最使他們惱火的就是這首《詩人與公民》。

據俄國學者研究，“公民”的台詞裡包含了大評論家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涅克拉索夫自己的觀點。著名詩句“你可以不做一個詩人，但必須做一個公民”，據俄國學者推斷，是由十二月黨人領袖之一、詩人雷列耶夫(1795-1856)的長詩《沃伊納羅夫斯基》前面的題詞《獻給別斯圖熱夫》最後一句“我不是一個詩人，而是一個公民”衍化而來的。“詩人”的台詞裡包含了涅克拉索夫自況的成分，但不能把這裡的“詩人”看作是涅克拉索夫本人。

詩裡“詩人”在跟“公民”的對話過程中態度是有變化的：最初不願接受“公民”的建議，最後吐露心曲：青年時代的挫折使他心灰意冷，但他並不甘心沉淪，悔恨那時的退縮，仍然期待著參加鬥爭的機會。

這首詩極有現實意義，因此決定譯獻給讀者。

公民上

公民：

又是一個人，又是悶悶不樂，
躺在那裡，不寫什麼。

詩人：

再加上：憂鬱，半死不活，
我的肖像就一筆不缺。

公民：

好一幅肖像！
既無崇高也無美，
一幅可憎怪模樣：
躺著，野獸也會……

詩人：

那又怎麼樣？

公民：

看著叫人心煩。

公民：

那就請離開舍間。

公民：

聽我說：丟臉！

該起來啦！你自己曉得
如今時局已經到了什麼時刻；
誰的責任感沒有喪失殆盡，
誰為人正直，富貴不能淫，
誰有才華有筆力，能一針見血，
那他現在睡懶覺，實在要不得。

詩人：

就算我不該懶惰，
可先要有事情做。

公民：

真是奇聞！你有事情做，
你不過是一時睡著了，
醒醒吧：去抨擊罪惡……

詩人：

啊！我知道：“瞧他打的什麼主意！”^①

可我是驚弓之鳥，心有餘悸。
遺憾，我不想多說什麼。

拿起一本書來

救命的普希金！——就是這頁：
你讀完就不會責難我！

公民（讀）：

“不是為了應付生活的憂煩，
“不是為了賺錢，不是為了征戰，
“我們生來是為了服務靈感，
“是為了發出悅耳的聲韻和禱念。”^②

詩人（興奮地）：

無法企及的聲韻美！…

如果我跟我的繆斯^③

當初稍多一點智慧，

我發誓，不會去寫詩！

公民：

不錯，是美妙的聲韻……好！

它的感染力真是驚人，

竟能使昏沉的煩悶

從詩人的心裡跑掉。

我打心眼裡感到歡欣——哦，

我理解你的牢騷，

不過我承認推崇

你傑出的詩作。

詩人：

不要信口開河！

你是熱心讀者，評論卻蹩腳，

在你看來，我是偉大的詩人，

評價高過普希金？

真是莫名其妙！

公民：

這是你的理解錯誤！

你的長詩空洞無物，

你的哀歌並不新鮮，

你的諷刺缺乏美感，

沒有崇高意念，令人遺憾，

你的短詩枯燥乏味。你受到注意，

就像沒有太陽時人看到星星一般。

漫漫長夜裡，我們提心吊膽：

野獸橫衝直闖，肆無忌憚；

人卻擔驚受怕，步步危險。

那時你曾高舉火炬，堅定果敢，

為全民族照亮前進的方向；

可是天不作美，刮起了狂風，

這火炬被刮得搖搖晃晃，

像要被吹滅，忽明忽暗。

但願它能挺到太陽出現，

融化在杲杲的陽光裡面！

不，你不是普希金。可是如今

仍是一片黑暗，沒有太陽，

以你的才華昏睡實在丟人；

更加丟人的是在這苦難年代

去贊美山谷、天空和海洋，

去歌唱戀人纏綿的情愛……

暴風雨沒有來時，藍天

跟海浪在陽光下頻頻交談，

風輕柔地撫愛著船帆，

船在前進，瀟灑飄然，

乘客們泰然安閑，

好像不是在坐船，

是身處陸地上邊。

可是雷響了：暴風雨狂暴兇殘，

纜繩要被扯斷，船桅傾斜不已，

這時不該悠閑下棋，

這時不該唱歌消遣！

這時連狗也知道大難來到，

瘋狂地對著風吠叫：

這是它應盡的本分……

你應該做什麼，詩人？

難道你會遠遠躲進船艙

去彈奏你靈感的豎琴

去娛悅懶漢的耳朵，

去掩蓋暴風雨的聲音？

就算你應當忠於自己的使命吧；

每人都去膜拜自己的唯一個性，

難道祖國會輕鬆些嗎？

視祖國為神聖的高尚心靈

寥寥無幾，屈指可數。

但願上帝保佑他們……其他人呢？

他們目標渺小，生活空虛。

一些人貪贓枉法，搶奪盜竊，

另一些人阿諛奉承，歌功頌德，

還有一些人……還有一些人明哲保身，

崇尚空談，只顧自己，

苟且偷安，用狡辯騙人：

“我們這個民族已病入膏肓，

“我們不願意白白犧牲，

“我們等待：也許時間會幫忙。

“我們慶幸，沒有受到損傷。”

高傲的頭腦狡猾地掩飾著

自私自利的無恥打算。

可是……我的兄弟！不管你是誰，

你千萬不要相信這卑劣的詭辯！

千萬不要學他們的壞樣：

誇誇其談，不肯實幹。

不要走進無害者的行列，

因為你能做出有益貢獻！

兒子不能冷眼旁觀，

當親愛的媽媽身陷水火；

一個真正合格的公民

不能冷漠對待自己的祖國，

這是使他最痛苦的責難……

為了祖國的榮譽，去赴湯蹈火，

為了信念，為了愛……

去犧牲，無可指摘。

人不會白白犧牲，事業會發達，

當有人用熱血澆灌它……

你呢，詩人，你天賦超群，

你是永恆真理的代言人，

不要相信：飢餓的貧民

不配聆聽你先知的琴音！

不要相信：人們徹底墮落——

上帝仍在人們的心中活著；

信仰者發自肺腑的聲音

永遠都能打動人們的心！

做一個公民吧！服務藝術，

為同胞利益而獻身，

運用自己的天才

去宣揚崇高的博愛；

你如果富於才華，

用不著費力處處自誇，

在你的勞動裡，它會

發出令人振奮的光華。

你瞧：窮苦的勞動者

擊碎一塊堅硬的岩石，

在他有力的錘下

自然迸出火花！

詩人：

說完了？我差一點兒要睡著啦。

我們怎能接受這種觀點！

你扯的實在太遠。

教導別人——需要才幹，

需要強大的心靈，

而我的心靈慵懶、

自私而且膽小怕事，

一無可取，不必多談。

我們急著要揚名文壇，
生怕不留神誤入歧途，
只走前人走過的小路，
一旦偏離了這個方向，
就得完蛋，一切都得泡湯！
詩人，你的角色多可憐！
沉默不語的公民幸福安康：
他生下來就跟繆斯無緣，
要做什麼，自己說了算，
他用行動去追求高尚目的，
他的勞動卓有成效，爭辯……

公民：
這個觀點實在不敢恭維。
這是你的觀點？出自你的嘴？
你應該有更正確的結論：
你可以不做一個詩人，
但必須做一個公民。
公民是什麼？
他是祖國的兒子，無愧於祖國。
唉！我國商人、軍校學員、
小市民、官吏、貴族已經夠多，
甚至連詩人也不需要再增添，
我們需要的是公民！
可是公民在哪兒？誰不是參議員，
不是寫手，不是強人，
不是貴族首領，不是地主，
而是祖國的公民？
你在哪裡？回答啊！沒有聲音。
連他的強大有力的理想，
詩人的心靈也感到漠然！
如果他在我們中間，
他會多麼傷心悲痛！！
他的遭遇悲涼淒慘，
不過他也沒有祈求更好的命運：
祖國的癰疽就像長在他身上一般。
……………

暴風雨在呼嘯，要把
脆弱的自由小船趕進萬丈深淵，
詩人在詛咒，或者在哀歎；
而公民卻默默地低下頭顱
去承受那千鈞一髮。
什麼時候……我說不准。儘管很少，

但命運之神使我們中間出現了
一些名副其實的公民……你知道
他們的遭遇嗎？…跪下祈禱！…
懶漢！你的空泛理想和
淺薄的嘵嘵可笑之極！
你的比喻毫無意義，
說一句不偏不倚的公道話：
廢話連篇的詩人幸運安全，
默默實幹的公民處境悲慘！

詩人：
你的論斷千真萬確，
人所共知，不必多說。
詩人日子確輕鬆些——
自由言論裡包含著歡樂。
可是我何曾跟這歡樂有緣？
唉，我的青年時代啊，
那時我淒慘，無私而且困難，
簡單些說，那時缺乏理性判斷。
那時我的珀伽索斯④多麼奔放不羈！
我在它豪放不羈的鬃毛上
編制的不是玫瑰，而是有刺的荊棘，
我高傲地騎著它離開珀耳那索斯山⑤。
我義無反顧，不怕危險，
探過監獄，看過刑場，
聽過審判，訪過醫院。
我不重復在那裡的所聞所見……
我發誓，我由衷地恨過！
我發誓，我誠摯地愛過！
結果呢？…人們聽到我的呼號，
認為那全都是誹謗造謠；
我不得不乖乖停下筆來，
否則我就得被砍掉腦袋……
怎麼辦？責怪人們蒙昧無知，
責怪命運不公，那不明智。
假如我看到有人揭竿而起，
我會積極參加，毫不遲疑，
可是送死，白白送死……怎麼能夠？
那是在我才二十歲的時候！
生活在前面狡黠地誘惑我，
它像大海波濤那樣自由廣闊；
愛情溫柔地許諾我
世界上最美滿的幸福生活——

心靈怯懦地退縮了……
可是不管有多少原因，
我都不掩飾痛苦的真情：
聽到正直公民這個字眼，
我會恭敬地低頭致敬。
那可怕的徒然的火焰
至今仍在我胸中燃燒著，
如果有人輕蔑地鄙棄我，
我心裡會感到輕鬆快活。
不幸的人，你為什麼
踐踏了人的神聖職責？
你從生活裡得到了什麼賞賜，
你這個病態時代的病態兒子？
假如人們知道了我的生活，
我的愛情，我的焦灼……
一腔憂鬱，滿懷憤怒，
我已站在墓穴的邊緣……

唉，我的第一首歌
竟變成了告別的歌！
繆斯悲傷地垂下了頭，
啜泣幾聲，默默無言，
悄然離去，神色黯然。
從那以後我們便不經常見面。
她有時偷偷走來，神色淒慘，
低聲說些熱烈的言語，
唱幾首高傲的歌曲。
或召喚去城市，或召喚去草原，
她充滿殷切的期望；
可是一聽到鐮鏹聲響，
她馬上便逃匿，不知去向。
我決不想疏遠她，
可是我怕！我怕！
當我的同胞身陷苦難深淵，
我率真地謳歌過雷鳴電閃，
率真地謳歌過大海的憤怒。
我鞭笞過小偷小摸的蠹賊
以博取竊國大盜的贊許——
我的勇氣使小孩子們驚嘆，
他們的贊揚使我飄飄然。
在歲月的重壓下，我的心靈佝僂了，
對一切都心灰意懶，

繆斯對我充滿鄙夷，
已經徹底把我拋棄。
如今任憑我怎麼呼喚，
她已經永遠不再出現。
她像光明一樣，我不瞭解她，
永遠也不能瞭解啦。
哦，繆斯，你還會偶爾
光臨我的心靈？
是命運要賦予她
非凡的歌唱才能？
誰知道呢？威嚴的命運之神
把一切都隱藏在濃密黑暗裡。
暫時只有一頂荊冠◎
走向你威嚴的美麗……

1855年—1856年6月

①此係果戈理《欽差大臣》第二幕第八場縣長的一句臺詞。

②此係普希金1829年發表的《詩人與群氓》的節錄。當時有些人要他為了功利而寫詩，普希金這首詩是為了回答這些人而寫的。普希金並非主張“為藝術而藝術”，他是在捍衛自己的創作自由。

③英文 Muse，希臘神話裏的詩神，女性，借喻詩人的創作靈感。

④英文 Pegasus，據說是希臘神話裏的一匹飛馬，其足跡所過之處有泉湧出，詩人喝了可獲靈感。喻詩興，詩才。

⑤英文為 Parnassus，據說是太陽神阿波羅和詩神繆斯的靈地。

⑥荊冠是殉難者的象徵，《聖經·新約》說，耶穌被捕後，士兵用荊棘編了一頂王冠給他戴上，戲弄他。

我在搜尋網上隨手俯拾一些“吉光片語”，記下來之後也隨手丟在檯燈下方，那裡已堆成一個小丘，我稱之為“福德公墓”，那裡面真聚集了不少好聽或刺耳的各種聲音。我這個舉動有點像南朝詩人謝靈運，揹著一只竹簾到野外採採詩一樣的癡心。不過我已到老年，腳力蹣跚，已經走不出去，又已將近失智，還能像這樣坐在家裡隨手做點筆記，不失為是不服老的一種舉動，大家應該給點掌聲鼓勵。

現在我要做的功課是，我從這一堆雜七雜八紙片堆中抽出的是這樣的一句，這是一個譬喻：

“現代詩人無法拒絕現代詩，正如現代人無法拒絕高速公路。”

這個比方說得多麼理直氣壯，何等義正詞嚴。硬是提高所謂“現代詩”的存在高度，尤其把它比成可以促進“貨暢其流”功用的高速公路，更是偉大到無與倫比。連我這個蹩腳的所謂詩人也感到與有榮焉，能夠像高速公路那樣四通八達將存在的幸福澤被到無遠勿屆。然而真是這樣的嗎？現代詩可以比擬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高速公路，我看未必有那麼重要吧！不過是一些寫詩的人在自我抬舉，自我感覺良好罷了。在我而言，只感汗顏。傳出去別人會嘲笑，寫詩的人自大到連自己都不知自己幾斤幾兩。

記得從前我也曾為詩打過一次譬喻。我說這個世界假使一天沒有清潔隊員或清道夫的存在，這個城市會糟糕到什麼程度，不會滿城臭氣熏天才怪。然而即使一百個小時、一百天、一百年沒有詩人，這世界，這社會，日子照過、飯照吃，覺照睡，照樣平安幸福。絕對不會有人向政府抗議，為什麼我們這裡沒有一個詩人。而那些不可或缺的清道夫或清潔隊員，在極低的社會地位，極微薄收入的對待下，他們只要忽略少收一次垃圾，或少掃一條街便會有丟飯碗或扣薪水的危險。高貴的詩人們呵，你們有那麼重要嗎？你們的一首詩能為一條街除臭？你們的一生所寫的厚厚的詩篇，能夠像一條高速公路一樣，載那麼多那麼高的有形或無形重量嗎？

我很同意哲學家柏拉圖所建的“理想國”裡不應該有詩人存在的看法。柏拉圖認

為詩人藝術家只會作表象的模仿，卻隱藏了真理，混淆了表象與實在之間的分野，他認為這是拙劣的，理性的，他主張將詩人逐出理想國。怪不得有人諷刺詩人只是“七彩煙霧的製造者”，這個形容看來是頂客觀。

卡夫卡有次看了他的小友布洛德的一首十四行詩之後說“你形容詩人是個偉大而神奇的人，兩腳著地，而頭顱隱失在雲霧裏。當然，在中下階層平凡智力架構中，那是一種十分正常的看法，是一種幻覺，和現實截然不同。”接著卡夫卡強調“事實上詩人一向比社會一般人更渺小，更脆弱。因此人間生存的負擔，他覺得比別人更緊張，更強烈。於他個人而言，尖叫便是他的歌。他不是巨人，只不過是身在籠中一隻羽毛還算漂亮的鳥。”卡夫卡的眼光是獨到的，一點也不鄉愿。因此我們豈能把一些尖叫，當成現代詩，而且拿來與那麼任重道遠的高速公路相比擬？我有一首十行小詩，叫做〈二人轉〉，也寫出我所發現的現代詩人們的特質（當然也包括我自己）：

二人轉

詩人
死人
非常近似
且都是人

人呀人
一個怕死
一個貪生

進化論者說
有，沒有他們
都不安寧

按“二人轉”原係大陸東北鄉間流傳的一種民間表演藝術，多以主從二人方式，不斷以粗俗逗笑臺詞引人哄笑為樂，有識者認為是一種“審醜”藝術，格調不高。我今以此為題倒不是耽心詩會沉淪為一種“審醜”作為，而是希望詩至少不會一出現就會嚇跑許多人，或令人不得安寧。我不會拿現代詩來比作現代高速公路樣的高調，如比擬為一條寧靜景幽的鄉間小徑，讓人在此逗留尋思，我倒舉雙手贊成。

2011/3/10

印度反貪腐

◎非馬

前些日子收到一個來自印度的電郵，是一位名叫 A.K. DAS 的詩人寄來的。他說他原來是一個公務員，退休後才開始寫詩，在去年年底出版了他的頭一本書名叫做《另一個航程》的詩集，獲得了相當的好評。他說他是我的詩的熱烈讚仰者，從網絡上讀到了我許多詩，也讀了我的第一本英文詩集《秋窗》及其它詩選。他還列舉了一些他特別喜歡的詩如〈金鎖記〉〈城市的窗〉〈呼氣〉〈有一句話〉等，還有最近的每月一詩〈墨西哥灣漏油事件〉。

知道在地球的另一頭有人在閱讀並喜歡自己的詩，自然是值得高興的事。但更令我高興的是，從他寄來的幾首向我“請教”的詩裡，包括一首題為〈哥本哈根：海市蜃樓？〉的環保詩，我知道吾道不孤。

前天又收到他的一封信，附了他的一首〈反貪腐日〉新作。讀後心裡一直感到戚戚，不得安寧，今晚只好花一點時間把它翻譯出來：

親愛的非馬先生：

感謝您無私的贊許與鼓勵。在印度這裡，一個罕見的奇觀正在開展。一場反貪腐的鬥爭正在全國各地進行。發動者是一個年老的小人物，武器是非暴力。然而，它的反響卻遍及全球，如一些世界性的媒體所指出的。

貪腐有如章魚纏身並吸光國家的活力。政治人物成了國家的寄生蟲。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普通人該如何對貪腐作出反應？我在最近的一個反貪腐日寫了一首詩，發表在一些全國性的報紙上。我寄一份給您，因為它反映了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反貪腐日

你說什麼：反貪腐日？

別傻了；你一定是在開玩笑。

你幹嗎挖出這老掉了牙的字眼：反，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但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 PDF 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敗壞了我開胃的早茶；
大吉嶺茶的滋味，腐敗的芳香，
在刺眼的大標題下醞釀？

你從母親肚子裡爬出來
並不足以表示你的誕生；
它需要用紅包來證明。
你捐款去取得那假護照的
入學許可；教育；
然後走天知道多少個後門
才取得了一個小小的職位。

一張執照，一張許可證，一張配給證，
一個收容所裡的床位，甚至在長得看不到頭的
生命行列裡的一個位子，如果你要，
你便會得到它——只要給錢。
而當這人生旅程終結，
你別想能偷偷溜掉；
你仍需要一個有標價的證明。

你幹嗎多此一舉扯你的頭髮？
它是一個會潰爛的膿瘡，每天發臭，
用它的重量把整個系統拖垮
或爆炸，為一個新的秩序開路。

殘酷詩序言

◎孫冬、馮冬

在一個人類隨時可能毀滅的年代，詩首先自我毀滅，毀滅它對“美麗意境”的營造，它的自顧自憐，它的嘩眾取寵，它的雄辯，它的討好人、感染人、說服人、教化人的想法。詩放棄修辭的表演，誠實地觀察自我，觸摸自我中非意識形態的核心，一個欲望突破一切既定社會權力關係的核心，一個症狀化、異質化、精神化的自我。如此，死後方生的詩為年代之暮的降臨做好準備。

詩並非再現殘酷，詩無法再現它，詩無法再現任何事物，因為沒有一個可供再現的原本。詩從內部喚醒殘酷，把殘酷從無意識之中帶出來，讓我們驚訝於殘酷的不確定性，不穩定性，它的孕育的潛能，它的多重面孔。凡肉眼所見，還不是最殘酷的。大的殘酷隱匿於不安的精神中。

法國劇作家安托南·阿爾托認為：“凡是起作用的就是殘酷。”當代大部分漢詩，由於對理性話語的順從，未能對讀者的心理和精神產生“作用”，在詩的強大而隱秘的心理動因面前望而卻步。阿爾托繼而指出：“詩的形象可以等同於夢想，只要這個夢想是以應有的強度拋出，它便產生效應。”詩的強度不應簡單理解為文本與現實的對抗性張力，毋寧說，它是創傷性的心理真實對歷史、社會、個人現實的強力打斷，詩之為詩正是在日常知覺的裂縫之中得以顯現。

詩使用詞，但它並不就是詞。詩在語言中生成，但它只是借用語言，如借屍還魂。詩的生成越過了語言，把語言拋在身後。殘酷詩反對任何類型的話語，它深知話語與理性、知識、權力之間的勾結。它尋求前話語的詞效果，從普通的詞中汲取力量，散發光芒，啟動人的記憶碎片，讓人無所

程寶林：孕婦，蘋果，刀疤

◎虔謙

適從，無處安放自我認同。就算最普通的詞，也有它尚未披露的一張臉。在自然與文化以外，還有眾多未名領域，詩在其中盤旋。

殘酷詩所指向的並不是通常的“我對世界的感受”，而是更隱秘的東西，是存在與非存在的秘密交流，是尚未定型的、尚未進入語言或已經離開語言的某個東西，它是朝向夢境與非存在的永恆回歸。當代漢詩大多在經驗世界的設定內進行表象聯結，尚未開闢出意向性之外的詩空間。或者，有人感於所謂現實，把詩寫得血腥冷漠，這是殘酷詩應拋棄的式樣。

殘酷詩之殘酷在於，它剝離讀者的社會身份，將他們推入“波動的脆弱中心”。殘酷詩在問詢之前先取消問詢的前提，在顯現之前先否定顯現的可能，但是它並不陷入混亂之中，它聚合衝突、摩擦、轉換、流動、更替產生的能量，並用這種能量來消解任何形式的凝固、連貫和判斷。

殘酷詩探索詩的邊界，破壞詩的儀式、是為了讓詩的病毒失控，帶給生命一場空前的“瘟疫”，讓該死的死，讓生成的生成。它存在於晦暗未決的空間，但它不是虛無的，它反對怡情和移情，但也並不是無情的。它的存在需要一雙妖眼——沒有閉合先天直覺的眼睛——來透視。殘酷詩的無人之地召喚著初生的血和光芒。

孫冬、馮冬
2011年7月于南京

*（《殘酷的烏鴉》，孫冬、馮冬著，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

這裏抄錄的是程寶林的自選詩，他稱之為至情至性。我讀了，感覺寶林真是一語道出了我的感覺和讚歎。

蘋果

不經意地

她將一枚蘋果
放在大腿之間
一枚綠蘋果

一盞綠燈

准許我的目光
停留得長一點，正正經經
我盯著她身體那一部位的
一枚蘋果
我本來不該看的地方

幾分鐘後

她將蘋果
放回桌上
什麼都沒有改變
除了蘋果的顏色

隨著紅蘋果

我將視線從她身體
那一部位移開
只有水果的芳香
留在兩腿之間
甜甜的氣息滲透織物

蘋果本有“禁果”的歷史典故，本詩以蘋果為導物實為妙極。蘋果為導物，詩的聚焦卻是那兩腿之間。那個空間裏，那一枚蘋果漸漸變成了一盞綠燈。外界是一派威嚴的紅燈閃閃，然而那一盞特殊的、柔和的綠燈，允許詩人真實的目光，真實的接觸。蘋果的顏色變成了紅色，詩人的內在身心是否也起了某種變動……這一切描寫很奇妙，充滿了意味。蘋果芳香留在兩腿間，“甜甜的氣息滲透織物”。一首蘋果，透露著男兒靈肉的悸動。

難忘的一天

在一座偏僻的鄉村小鎮
一家不起眼的藥店
我指著玻璃櫃檯內擺著的
比香煙盒還小的
一個物品
囁嚅著對女售貨員說
“我要買這東西”
我的聲音含含糊糊
連自己也沒有聽清

在櫃檯外面
紅色的標籤寫著
“計劃生育用品”
那年我已差不多 24 歲
歲月空逝，肉體的激情
總是遭遇紅燈
此刻我終於抵達了這家小店
購買第一包那種東西
欲望雖然強烈
我卻如此羞澀

我的臉頰泛紅
指著櫃檯內的那盒物品
眼睛卻盯著別處
那個女孩，年約 20 出頭
從櫃檯的那端走近我
我記得她的臉龐
如桃花燦爛綻開
用更低的聲音
她問我：
“什麼型號？”
我當時怎麼會知道
這場簡短的對話
以我的沉默告終

寶林詩的特點之一就是真實。這首〈難忘的一天〉真實得憨態赤裸。寶林詩的特點之二，就是不會抒無端的情，而是把感情寄寓在樸實無華的敘述中。這個特點貫穿了這裏所錄的每首詩。

童年的刀疤

在一張床上
赤身而睡
相擁、相吻，或者相對無言
冷的脊背，抵近更冷的脊背
今天你才指給我
看——
這塊刀疤

藏在我背後
右側
第四和第五根
肋骨之間

借助一面鏡子
艱難的角度
我看到
一小塊凹地
裝得下好幾粒
大米

40多年前
我是母親赤裸的嬰兒
20多年前
我是你瘦削的戀人
現在，我是你的
男人
發福而慵倦
前途無所謂
光明不光明

母親把我交給你
她沒有忘記
我童年的那場大病
但這塊刀疤的位置
她說的恰恰相反

女人把我還給你
她們只接納我
她們可以容納的
那一部份
對這個藏在肋間的細小刀疤
無人留意
更不介意

和寶林在網上有過幾次接觸，記得有一次他上壇來說四周沒有朋友，很是孤獨。我曾經說過一句話，我說人活世上有

多麼的孤獨，人或許自己都沒有充分意識到。讀了寶林的〈童年的刀疤〉，我感覺寶林感覺到了那份孤獨，他對孤獨有著特別的敏感。對男人來說，至親至愛不過母愛和妻愛，然而就是母親和妻子，對詩人從小到大的塊刀痕——這刀痕應該是詩人從小到大的個敏感的痛，一個深藏的痛——卻都不曾多所留意。由此可知人的孤單。誰沒有雙親，誰沒有妻兒，誰沒有親朋好友，但是歸根到底，人是自己站在天地間。自然、社會和人生所加諸於個人肉體和靈魂的一切，必須個人單獨領略和承擔。“我”不是“你”，也不是“他”；靈和肉的感應，被個體的“格位”所隔離，人人因此而孤獨。

從一個方面看，這真的是一種無奈和悲哀。

有的痕，窮盡畢生，終無人覺，只有自憐；有的痛，環顧四周，殊無人感，惟有自傷。

孕 婦

站在街頭
看見孕婦
挺著她們龐大的腹部
緩慢地走向分娩
我常常想
這是誰幹的好事

使一名女子懷孕
這種事情
我一生只幹過一次
只此一次就使我愛上了
全世界的孕婦

即使她們很醜
卻是最美麗的生靈
膨脹的子宮
母性的黑暗

我們都是閉著眼睛出生的
用卵子孕育我們
用臍帶餵養我們
用胎盤保護我們
用羊水滋潤我們
——那個人

我們睜開眼睛
第一眼就能看清
看著孕婦走過街頭
我想，但願我是那個
使她懷孕的男人
畢竟，我還這樣年輕

即使我徹底老了
拄著拐杖站在街頭
我也會側身給孕婦讓路
帶著內心的愛意向她們微笑
想起自己年輕時
本來可以生出
數不清的孩子

我知道我不是男人，很難準確理解男人心態和感覺，但是讀著這首詩，我還是不禁暗自想像和體會詩人每次見到孕婦時的心理反應，甚至聯想到一個男人使一個女人懷孕後，眼看自己的女人的肚子一天天膨脹時的心理反應。這首〈孕婦〉以出人意外的思路——事實上我讀寶林詩都有驚奇的經歷——寫出了男人對女性和母性的聖潔之愛。如果說〈蘋果〉寫出了男人的至性，這首詩則是男人的至情和至性相結合的至高境界。

寫於2011年4月，修改於6月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蕭敏散文詩的陽剛之氣與悲壯之美

◎馬立鞭

女性散文詩多以陰柔見長，可翻開蕭敏散文詩精選——《遠水》，讀到她的散文詩，常會被她的陽剛之氣和悲壯之美所征服。

我們就從其中別具一格的〈神女峰〉（二章）談起：長江三峽的神女峰雖高入天際，但近在咫尺觀之，就會如明謝榛《四溟詩話》所說：“凡作詩還宜遠望，如青山佳色，隱然可愛，其煙霞變幻，難於名狀；及登臨非復可觀，唯片石數樹而已，遠近所見不同。”是的，若對神女峰作近距離的地理學上的考察，也許會大失所望。然而，把它作為穿過古老深峽的神話傳說故事，賦予想像的天地，就大有區別了。首先是立意，“意高則高，意俗則俗”“妙意拈來著眼高”說的都是作者視野的開闊與否決定著作品境界的高低與厚重。對此，前些年著名的女詩人舒婷寫〈神女峰〉時就曾著手解決“神化”與“人化”的界限，寫下了著名的“與其在懸崖上展覽千年／不如在愛人肩頭上痛哭一晚”的詩句。為當代讀者留下了耳目一新的歌唱。然則，怨我直言，新是新的，卻畢竟仍局限於兒女情長一隅。有沒有可能給這樣一個千古題材開拓出一個全新的境界呢？我們讀新出版的蕭敏散文詩精選《遠水》其中一首同題詩〈神女峰〉，留給讀者得境界就完全不同了。

在蕭敏的散文詩〈神女峰〉（二章）之一的“我不願”裏，詩人直言：“我不願重複關於我的傳說，關於我的流言。”緊接著在第二章“我祈願”裏寫道：“我最早一個迎來朝霞，我最早一個披上晨光，我醒的太早了麼？但願我的覺醒不只是一尊僵死的雕像，一瓣枯萎的心香……緊接著更貼近苦難得現實：我腳下的航道，為什麼依然翻滾著一個又一個或明或暗的漩渦？無情的惡浪，隨時可能，把一個活生生的靈魂捲入江底。我的心，又不禁馱起沉鬱而悲涼的重載……於是作者順理成章地說出了自己的心願：“我佇立著，我祈願：我便是高高舉起的一面愛的旗幟！”這“我便是高高舉起的一面愛的旗幟！”顯然與前述“在愛人的肩頭痛哭一晚”已所見所感不同，輕重有別。

不必援引更多的文字，僅這驚視回聽的一段詩句，蕭敏散文詩的陽剛之氣與悲壯之美已於筆底見之。

不必諱言，作為女詩人，蕭敏對女性的理解，尤其是對當代女性設身處地的理解，使她在女性題材的把握上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遠水》裏的組詩〈巴蜀奇女子〉就寫得很有斤兩，且識見過人，又文情並茂。在〈花蕊夫人〉一章裏，詩人就大聲質問：“蒙羞的是女人還是曆史？”在〈卓文君〉一章中詩人頌揚卓文君的人品，歌頌她追求愛情自由的美德：“女人的追求千古女人的追求並不因結局的是非而停止付出停止跋涉！”可謂字字擲地有聲。而在〈薛濤〉一章裏評價薛濤的一生：“是大幸與不幸相隨相伴從古到今……”在〈秦良玉〉一章裏詩人更慷慨陳詞：“民族存亡之際，弱女子以命殉國，強女人揮師抗敵”，“誰是弱者！？誰是強者！？歷史的回音壁會告訴每一個後人。”詩人對女性題材的解讀，其悲愴之情和悲壯之感溢於言表，此等筆墨，非飽讀詩書者難以有如此透徹玲瓏的表述。

〈三月，女人的三月〉組詩則寫出了當代中國女性既溫柔又獨立的群體形象。〈女水手〉一章是寫普通職業婦女，卻也寫得別有所見。詩人寫道：“船，不能缺少水手，也不僅僅是男人才需要勇敢，在船上，既然都渴望戰勝風浪，男人和女人就擁有同等的責任感！”該詩章大氣磅礴地寫出了當代中國婦女的民族自豪感（該詩發表於1987年《人民日報》）。這裏，我所以要特別提到這點，是因為《人民日報》在讀者中享有很高的聲譽，只有高品位的作品，方能在這張報紙上占有一席之地。蕭敏早年在該報發表的散文詩還有多篇，該報的海外版也發表過多章次。蕭敏的散文詩在全國知名度高的報章雜誌面向讀者，由此可見她對創作的認真，始終恪守文學作品的應有的底線。所以，她的散文詩既絕少“小女人”氣的東西，更能與一切低俗、媚俗的情調絕緣。讓我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詩原本就是骨子裏的東西，有怎樣的氣質與情懷，方有怎樣的詩。

再如她的〈樂山大佛〉，（發表在1986年）。詩人選材有膽有識，義無反顧的參與當時反個人崇拜的大合唱，從特定的時代背景看更讓人起敬，因一般的作者很容易怕遭遇不測而裹足不前。而她在這一點上顯然扮演的是舉大旗的角色。詩中寫道：“大佛，終究是石頭啊！靠了人的力量，才成為人所崇拜的偶像。於是，我驕傲，大佛在我的腳下，我是人！”此詩寫得如此有氣勢，這就是詩的審美認識的提升，在一個女性作者尤顯得難能可貴。

對歷史的沉思，讓她寫出了〈大巴山印象〉。這一組詩中，蕭敏將對歷史的思索和追問表達得更深更廣：“遠離痛苦遠離絕望去尋找暖色的太陽如夸父追日，‘望紅臺’凝聚著貧困愚昧封閉中的一切嚮往。”（這組詩被選入《中國散文詩大系》）。在她的〈吊水樓瀑布〉一章裏寫道：“那響遏行雲的氣勢和聲音呢？我多想聽到啊！多想。”以高遠的想象寄托了詩人對中華崛起的嚮往。（該詩發表於1986年）

不少讀者認為蕭敏散文詩的代表作〈獨坐野碼頭〉寫得野味十足又引人入勝。記得香港一位作家有一篇文章說，報紙作者如何在開篇五個字之內即把讀者抓住。而蕭敏的散文詩也的確下過此等功夫，此詩開篇一小節後便將讀者引入：“故事裏的‘野碼頭’是一個女人的綽號，是一個被玷汙被損害被無數流言淹沒的美麗女人的綽號……”這樣的開頭已是戲中有戲，戲外有戲，此等筆致，不僅讓讀者感到了作者散文詩題材的可讀性，也見到了詩人人生閱歷的豐富和創作題材的廣泛性。

另外，詩人在謀篇佈局上匠心獨運，用短短三個詩節抒寫了一些美好事物和自然景觀的消失，一個時代的消失，再用一個詩節抒發了詩人對自然被破壞的深深隱憂：“推開時間，問一問過去和未來，誰在呻吟？誰在喊痛？恍如隔世的預言，讓我無法表述。”自然與和諧，早已是詩人對現實人生的渴望，對生命價值的終極思考。所以天地間的異響，詩人立即作出回應，在詩的末尾祈禱：“願所有的岩石都能補天，願所有的

泥土都能填海，轟轟烈烈之後重返自然與和諧”（這首詩發表於 2004 年，那時和諧社會還未成為大眾的共識，）表達了詩人感時憂世的高尚情懷。

在已倡導詩多元化的今日，我們還是要說，詩人和作家還應該是時代的代言人和清醒的預言家。文學家最好兼有智者和哲人的頭腦，這樣才能讓文字耐讀且有餘音繞樑之妙意。

蕭敏對時代的敏感讓她寫出了〈搬遷〉，該詩言淺意深，言近旨遠。全篇 150 字，分五個小節書寫，每節三言兩語卻頭頭是道。第一小節說：“陳年的屋簷下，呻吟得太久的靈魂被一層層打開，在呼吸與心跳之間隨包裝箱一起搬遷／第二小節說：“從鄉村搬往城市，從小巷搬往高樓，從低檔搬往高級，從簡單搬往複雜。”第四小節筆鋒一轉：“搬來搬去，所有的主義都要吃飯穿衣住房子，都得適應環境求生存平平凡凡過日子。而最後小節則重拳出擊，句式也變成句斷意不斷的跳躍式語句：”搬遷搬遷，讓坍塌的坍塌，聳峙的聳峙，摧毀以後重建，重建新的結構和秩序。”。言簡意賅，回味無盡。

這不盡的回味來自文前文後字裏行間透露出來的一個“理”字。遠在宋代，與蘇東坡齊名的黃庭堅早已主張“為文當以理為主”認為只有“理行”而後“辭順”，“文章自然出類拔萃”。在當代，詩論家唐曉渡也曾說：“如果沒有一種深刻地哲學從內部無形支撐著，就難以長久地站穩腳跟。”蕭敏自然深知其理。

蕭敏散文詩深得中國古典文學的遺韻，筆墨洗練，寓意深遠。置於卷首的自序僅有 48 個字，如此精短的自序的確鮮有，這也是她惜墨如金的文字功夫令人折服之處。

我以耄耋之年拜讀蕭敏的散文詩仍然被詩中洋溢的激情和詩中所流露出來的大氣、大度和大美所震撼與征服。我為重慶有這樣一位勇立潮頭的女詩人深為心慰。

2011 年 7 月 26 日

阿提拉·尤若夫是匈牙利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詩人之一，兼且被認為他在世時是無論在匈牙利或外國詩壇上最偉大的革命詩人，到現在還沒有社會主義散文作家能超越他的成就。他 1905 年出生於奧匈帝國的布達佩斯，1937 年臥軌自殺於匈牙利巴拉頓薩爾索(Balatonszárszó)一個美麗的湖邊車站。他原是匈奴後裔，其首名阿提拉即源自古匈奴王，綽號“上帝之鞭”，但是家中非常貧窮，居住在布達佩斯市內的貧民窟。當他三歲時，父親為了移民離開家庭；母親是個洗衣工人，於 1919 年逝世後，阿提拉便跟一個表兄居住，得到了良好的奧匈帝國教育。在 1924 年升入大學，並被送往巴黎和維也納學習文學。

料不到的是，尤若夫在校中遇到一個匈牙利同鄉的教授，認為他的詩作含有無政府主義色彩，不許他繼續學業。尤氏無奈退學後，在巴黎街頭賣報為生，夜裡拚命地閱讀黑格爾哲學和馬克思的作品，決心用否定再否定的心態提倡革命。尤氏在 1927 年返回匈牙利，並和一個卜滋華階級女子談戀愛；失敗後，嘗試到了第一次精神病障礙。

之後，他參加了共產黨的活動及支持社會主義，寫文章攻擊社會的封建制度，1929 年出版了詩集《無父無母》。那時他的詩作深受匈牙利詩人奧第(Ady)的詩集《再來一次》和《新詩集》的影響，反對巴黎式的現實主義、藍波，而模仿 15 世紀法國詩人維雍(Villon)的作品，認為中古式的作品才能描寫工人階級的真實生活狀況。他在 1937 年出版的詩集《割根》是極力反對資本主義的作品：

……夜帶我們上床而饑餓催我們入睡。……突然，伏臥了整日的他從我們內中出來，這又餓又髒又邋遢的狗在四處尋找神的碎片。

(秀陶譯〈狗〉)

且讓我們保守住我們真實的靈魂，就像節慶日要穿的華服一樣一塵不染。

(秀陶譯〈阿鐵拉·約瑟夫〉)

在 1931 年，尤若夫就開始接受診所精神分析治療，在該年中也服務於共產黨的教育部門，但卻受到黨內領導的懷疑，認為他不忠於黨所提倡的無產階級文化(Proletarian Culture)。當時尤若夫公開宣告他的意識形態是要把馬克思主義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學綜合起來。

1932 年，尤若夫創辦了一個短期的文學期刊《現實》。尤氏無法說服匈牙利共產黨內的領導，卒之於 1934 年俄國蘇維埃在莫斯科主辦的蘇維埃作家代表大會，雖然他是個主要成員，卻沒有接到請柬，這給予尤氏極大的打擊，認為是黨辜負了他，使他的精神病更加嚴重。尤若夫在他死前幾年還寫了兩部詩集：《熊舞》(1934)和《深深的內傷》(1936)。自殺前一年他又與友人創辦一左派的《論據》雜誌。

尤氏在詩裡描寫熟悉的無產階級的生活，並把自己的母親——一個貧苦的洗衣工人塑成了工人階級的象徵：

請相信我，這就是我從母親那裡遺傳來的，她是個好女人。畢竟她是把我帶到這個世界上來的人。

(秀陶譯〈阿鐵拉·約瑟夫〉)

尤氏這一傷感的現實主義，注重世界事情荒謬的風格，影響了二戰後的存在主義大師沙特(Sartre)和卡繆(Camus)。政治風浪沒有影響到尤若夫自己的自由及對社會的人文主義和其信仰。現代歐洲文學採用荒謬、表現主義和荒唐、荒誕來表達人的種種複雜感情，那是對生活中補助的美、和諧的顯示和對自己的信念，我們不能不說尤若夫是鼻祖。

尤氏還留下了一些愛情詩，多與精神分析有莫大的連繫。

* 匈奴，即來自中國北部的一支游牧民族，阿提拉(?-453) 征服了歐洲的大片地區，立國於當今的匈牙利。匈奴是進攻羅馬帝國最偉大的蠻族，阿提拉是該族的偉大統治者。

編輯筆記

21年光陰彈指而過，值此週年紀念之際，本期特別刊出幾個特輯以回報讀者！感謝詩人林忠成及林小東的協助，分別替我們組了“21世紀中國彝族現代詩23家”及“東南亞10國華文詩輯”兩個極具地域性特色的詩輯，前者詩人眾多，未刊完的將於下期續刊；“辛亥革命100週年紀念”是編者從今期特多有關的來稿中輯成，不從詩藝著眼，而以紀念一代偉人孫中山先生為主；至於“2011諾貝爾文學獎得主Tomas Tranströmer輯”則是意外的收穫，我們不約而同收到了幾位詩人的選譯，遂順理成章組成。其中秋原的譯詩既附有對得獎詩人作品的短評，也談到了漢語詩的音樂性，以及在詩的翻譯過程中一些有趣的問題，都是值得大家多加思考和繼續討論的。

我們姑且撇開秋原提到的“詩的音樂性一直被視為詩的構成元素”在現代詩創作中是否經已落伍的觀點，也姑且認為以音樂性為主的詩亦屬於現代詩的一種，但就算在講究押韻的古時，詩從來都是“詩”而非“詩歌”。“詩歌”這個名詞的出現，編者猜度應是新文學運動之後，先賢為了區分古詩和新詩而暫時“發明”，或者是從教會謳歌上主的hymn本來的中文翻譯裡借用的。參加過教會唱詩班的朋友都知道，那些hymn本來就是創作來唱的，稱為“詩歌”名副其實。但我們現時創作的詩可以唱嗎？如果有外國人將我們這些不可唱的“詩歌”翻成hymn而非poem，驕傲的現代詩人們會接受嗎？從這麼多年來，外國詩人受中國影響的都只有古詩，而沒有新“詩歌”的事實中，我們還不應該反思嗎？

本刊網站：<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設有詩庫、論壇等欄目，並有每期的電子版供讀者免費下載。歡迎詩友們常來瀏覽、發表意見。

由於美國郵費暴漲、本刊經費短絀，除訂閱及與本刊有交流的刊物外，已不再寄贈印刷本給美國境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該期的電子版。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

詩訊

詩人張錯母親姚木蘭女士於今年11月24日感恩節去世。12月3日出殯下葬於洛城玫瑰崗墳場。

詩人畫家羅青非常羅漢畫展12月10日在上海莫干山路99藝術中心開幕。

創刊於2002年7月的《詩家園》是由青海詩人章治萍主編的民間詩刊，交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以國際標準書號正規出版，迄今已出版近三十期。同時，與青海人民出版社等出版單位合作，選編出版“詩家園叢書”。網站<http://sjycn.2008red.com/>

一個要向全世界報導越南華文文學動態的“越南華文文學網”<http://vn.360plus.yahoo.com/vietnamchinese-literature>已經開動，由詩人謝振煜主持。

越華詩人李思達主編越華詩集《詩浪》今年面世。

越華詩人曾廣健詩集《美的歲月》獲臺灣文教基金會2011年華文著述文藝創作詩類佳作獎。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疆	詩集	果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弦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子	已出版	\$8.00
32 上世紀最後de對白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迪	已出版	\$10.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 新大陸詩刊 —— 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二十一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 珍惜資源 · 保存心血 · 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